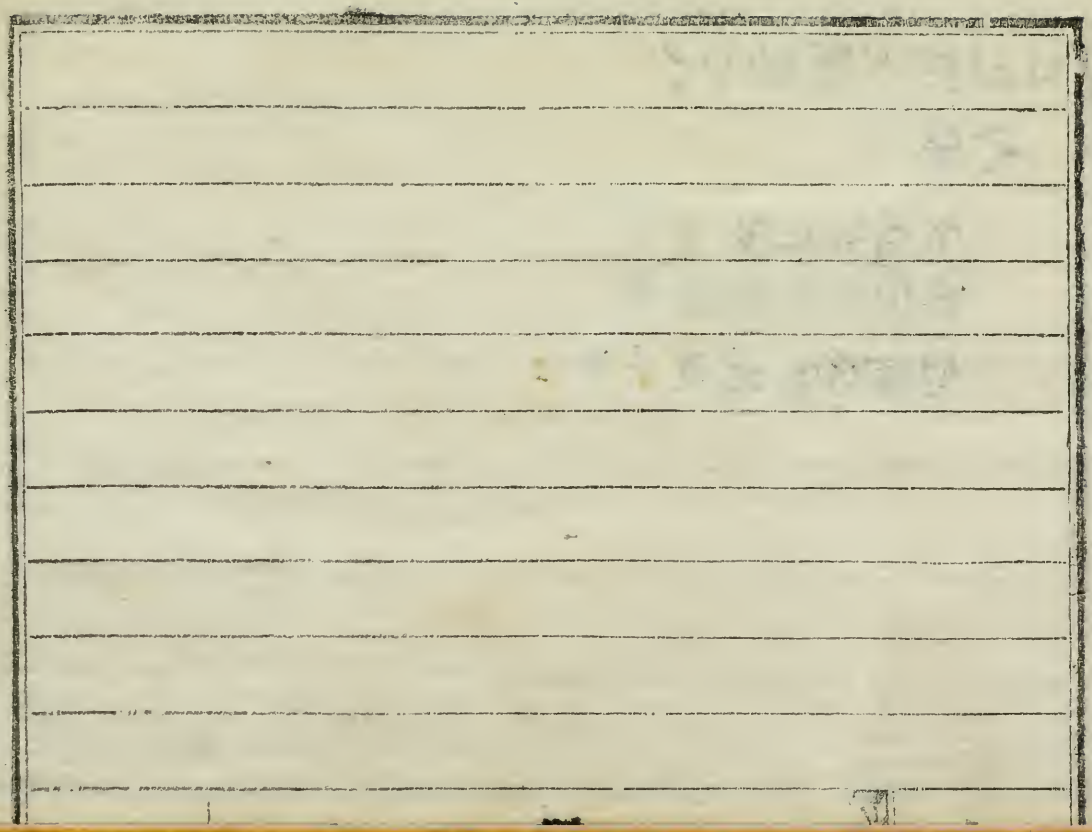
2291.7
1737
v.9

編三

乙巳消長錄八



乙巳消長録卷之八

內編三

金麟厚

金麟厚字厚之號河西長城人正德庚午生　中宗三十五年庚子登第賜暇湖堂選入玉堂為正字著作兼春坊說書以副修撰為養乞外除玉果縣監乙巳後杜門不出屢召皆不就　明宗庚申辛酉五十一　顯宗朝贈吏曹判書賜謚名臣錄

尤庵撰神道碑曰國朝人物道學節義文章各有品差其兼有而不偏者無幾矣天佑我東鍾生河西金

先生則殆庶幾焉先生諱麟厚字厚之蔚州之金盖出新羅金傅王鶴城府院君德孚其別子也以至于本朝直長義剛訓導九忝奉岭寔先生曾祖與考也妣玉川趙氏忝奉公孝謹好善有古君子風先生生而形貌端正風神秀朗數歲行必正履不由側逕身外之物一不經意惟書籍翰墨是好嘗手摩蒼皮必盡其心乃已曰欲見生理之本末九歲奇服齋遵見而異之曰子當為我世子之臣盖　仁廟性質生知臣民咸仰其聖德故也稍長常穆然默坐儼若對越講論到意會處輒欣然自得達曙不寐其所造已

深遠矣　嘉靖辛卯中司馬時年二十二時經黨禍未久士諱學問之名先生與退溪李先生志氣相得往還講磨極有藤澤之益焉庚子登第分隸槐院賜暇湖堂拜弘文正字陞博士兼侍講院說書　仁廟簡德春宮睿德日彰得先生大悅恩遇日隆或親至直廬從容問難且特賜書冊又為墨竹以寓微意先生作詩以謝其印本為世所寶為副修撰因　東宮火變上劄曰自古善治之主莫不以親賢才正士習為本蓋必親賢才可以專輔翼而養氣質必正士習可以明彝倫而正風俗且如向来己卯之禍朝野無

不愍其冤枉然而至今不能開陳本心顯白非辜上以釋　殿下一念之超下以洒諸臣九原之憤而一有端言正色之人則輒斥以小學之徒士習不正職此之由矣　殿下虛心靜慮深惟致災之原研幾於講學而致曲於存察要使本原澄徹表裡皆實無一毫私僞以雜之則邪正不難辨是非有所定可以起已渝之士習可以振已解之紀綱教化之陵夷風俗之頹敗有不足慮矣辭意剴切自此　中廟益知靜庵諸賢之冤頗示悔悟而厥後申請者益衆卒至仁廟初服快下伸雪之命先生蓋發其機焉乞養得

玉果縣監按行狀云出補玉果帶館職如舊務循民情一境賴之明年乙巳詔使張承憲至召為製述官時仁廟初即位時議咸欲留先生以補新化而時事顧有可憂者先生辭以親癠而歸七月上猝然賓天先生聞訃驚慟幾絶而蘇因以疾解縣任歸自是凡有除拜皆不就連丁內外喪克盡情文至於衰服之制一遵禮經喪除以校理召又上箋辭明廟諭以君臣大義先生亦極陳疾病難進之狀並辭食物之賜庚申春忽感疾屬當上元命家人具時食薦于家廟事訖遺命勿用玉果以後官爵遂以翌日庚午壽五十一

而致訃聞 上驚悼特致賻儀先生清明温粹脳次
洒落人以為清水芙蓉至其立志為學也積之以窮
理主敬謹思明辨之功則其造詣之深人不能有所
測之者矣孟先生初從金慕齋受小學書用功最深
至於大學則兀然端坐而讀之至於千餘遍及復紬
繹不得不措自後雖以授門人弟子未嘗以易此也
嘗曰大學一部之中體用具脩條理不紊捨此無以
進道矣不讀是書而欲看他經猶不築基址而先作
室屋又曰讀此書無趣者未必有實得苟字字研窮
句句思量則必有未透處如於章句未透參以或問

或問未透參以諸家之說久之必見氷釋之效矣其
於語孟詩易畢思實踐而曰得力莫如語孟又嘗謂
太極圖說義理精深西銘規模廣大不可偏廢常玩
索不已至其持守則必以敬為一心主宰日用之間
儼然肅然辭氣安定視聽端直表裡無間動靜如一
情意之發獨先照於幾微事物之應必揆度於義理
善利公私之分益致其謹自其性命陰陽之妙以至
人倫孝悌之實體在一身本末倫具卓然乎大中至
正之規矣故有言學當專務篤行者則曰知有不明
行必窒礙有言學當專治其內者則曰外不整齊內

必怠慢又嘗曰學莫如知行並進內外交修至其證訂諸說之未安者毫釐必辨於花潭則慮其蹊流於頓悟之捷徑於一齋則病其道器之混為一物論人心道心則黜羅氏體用之說至於退溪李先生有四端七情理氣互發之論高峯奇先生深起之質問於先生沛然無所凝滯遂以論辨於李先生殆數萬言世所傳退高往復書者是也孟先生於道理洞然無礙叩之斯應若取諸袖中而與之而無不曲當故雖以退溪之精密亦屢舍己見而從之文元公金先生以先生說考證禮書者多有焉先生論議不惑於新

奇不亂於繳繞平正明白使人易知擷撲不破然未嘗以知道自居常若有不足者嘗有詩曰天地中間有二人仲尼元氣紫陽真先生識趣大槩此可見矣先生少有經濟志當安老伏法之後金慕齋李晦齋諸先生稍〻進用而先生獨見幾微即有歛退志及仁廟賓天驚號殞絕如不欲生杜門自廢屏棄人間事頓無送往事居之意每值七月一日輒入家南山谷中慟哭竟夕而反盖當時不敢問故只自隱痛於心而未嘗形諸言語人終不能知也嘗作有所思吊申生諸詞寄意激烈一篇之中屢致意焉讀之者自

然髮豎而膽裂然竟莫測其旨意之所在也歷覽古今至奸臣媒孽使君父嬰其禍者必扼腕慷慨不翅躬親當之者蓋以一心而函三才造化之妙以一身而任萬世綱常之重者終有所不可誣者矣其家政必以正倫理篤恩義為主閨門之內和順雍睦而濟以嚴整入其家者如入治朝焉飲酒微醺繼以吟哦音調洪暢令人莊以和暇日必携冠童逍遥徜徉顧謂諸生曰學者時ㇾ體認沂水庭翠氣像然後方能少進甫後學之被其引接者如襲春風而覩慶雲也其述作根於風雅參以騷選李杜亢有感觸一於詩

發之清而不激切而不迫樂而不至於淫憂而不至
於傷皆所以理性情而涵道德其疏章通暢典雅必
以理勝真仁義之言也文集若干編行于世周易觀
衆篇西銘事天畫諸作逸而不傳惜哉至於天文地
理醫藥占筮筭數律曆無不通曉筆法勁健絶無妍
媚態所謂德性相関者然也配尹氏縣監仕衡女二
男從龍從弔三女婿趙希文梁子澂柳景濂也從龍
男仲聡系奉無嗣從弔察訪男南重其子亨福亨祿
亨祐亨祉二女婿李奎明奇震斐也亨福男昌夏泰
夏亨祐男器夏亨祉男鳴夏大夏其出后亨祿者仲

男也昌夏生翼瑞斗瑞時瑞泰夏生天瑞地瑞元瑞鳴夏生致瑞李婿男逸之實之芟之窓之佶之奇婿男挺然挺之挺溪內外曾玄摠畧千人以文行相尚其年三月癸酉葬于長城治西願堂山先塋向陽之原門人創書院以享之　宗禎壬寅　顯宗大王賜額曰筆巖復命贈吏曹判書兩館大提學諡文靖道德博聞曰文寬樂令終曰靖嗚呼聖朝崇報之典至是而無遺憾矣孟海東自殷師世遠聖學不明至我　中明之世治教隆盛莫不以洛閩為準則然於道器危微之說尚多聽瑩者而先生自能獨見大意

學問思辨篤尋正脉　本朝宗儒名賢往々致身於
蔑貞之際周旋委蛇志欲扶社稷救士林身且不免
而先生自能知微知彰遯世無悶以沒其世由是觀
之其明知達識超乎事物紛糾之表而深造孚積進
乎精密正大之域至其清風大節聳動震耀使之頑
廉而懦立則雖謂之百世之師可也然而本之則實
根於道學之正然則人不可以不知道而欲知道捨
學問何以哉世徒以節義論先生者可謂淺之為知
也銘曰達道有五君臣父子與其大經欲盡其理盍
究聖經有知有行學問之道實在於是舍是曷程於

惟先生天賦之異質粹氣清志豪力雄勇邁終古廣大高明既極羣言反以約之允矣集成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各得其貞其所及人沛然傍達式圖式型世道人文天秩民彝炳如日星循古訖今計功論德孰與先生聖朝褒崇多士尊慕岱宗魁衡頴堂之陽銘此豊碑維千萬齡 尤庵集

公在襁褓父母飼之藥雖苦必吞路當牛馬未嘗側步避之必使逐而去之而在三四歲已然 潛谷舊錄

參奉公口授以周興嗣千字文先生瞠視不答公恚曰生子如此必是啞也門户不振矣俄見先生以唾

津指畫窓開皆千字文中字也公始奇之自是於所
受書手不釋目不離或竟日忘食未嘗舉聲而讀又
嘗與人聯句有宇宙洪荒大人居之句 年譜
六歲春有客呼先生賦詩以天字為題先生請韻即
應聲對曰形圓至大又窮玄浩之空之繞地遑覆幬
中間容萬物杞人何為恐頹連人皆驚異 上全
時趙公元紀觀察湖南見先生而異之因與占聯趙
公呼句曰信宿完山飽梨園之風景先生應聲曰滯
留豐沛餐梅亭之月光趙公又曰兒郎詩筆杜白王
右葊先生應聲曰先生處事召吉延壽羣又有五百

年之期已過天必待聖人之興數千載之河方清地應生
命世之傑之句又製詩賦長篇句〻驚人趙公欲試
其器量令官妓抱往教坊管絃裏奏服飾炫熿先生
視之淡然略不動容又列書錢穀筆墨以示之曰從
汝所欲先生即援筆書曰庸童欲受陳玄管城子人
皆嗟賞自是聲名藹蔚焉上仝
時奇服齋遵下南鄉聞先生名致而見之大加稱賞
曰真奇童也當為我　世子臣盖是時　仁廟誕降
纔數歲聖質生知睿德夙著臣民咸仰異日堯舜之
治故云因贈以內賜筆一枝先生知其意常葆藏之

先是慕齋觀察湖南聞先生名躬枉見之亟加稱嘆
曰此吾小友也眞是三代上人物至是先生往拜請
受小學講問不懈 上全
先生於衣食難堪處之泰然至祠宇祭享必豐其
誠嘗受先教因攷古制正寢之面先立祠宇于正寢
之東次構寢室至於廚庫庖廚皆依古制人或以中
國偏方亦殊其制譏之猶不動 梁子澂所錄
天文地理醫藥卜筮陰陽算數律呂尺度禮樂名物
爵祿品級郡國沿革古今歷年宮室衣服之制無不
通暢所不為者博奕嗜好射與琴少時壓於尊長未

能學也 上全

時仁廟嘉德 春宮 中廟專委輔導之任於先生仁廟深知先生學問道德之懿誠心敬禮召對頻仍先生亦以為 潛龍之德度越千古異日唐虞之治庶幾可期至誠導迪契遇日隆其在直廬 春宮或賜躬臨從容問難良久而罷 春宮素多藝未嘗表見於人獨於先生 賜手寫墨竹一本以示意仍命先生題詩於畫軸先生題云根枝節葉盡精微石友精神在範圍始覺 聖神侔造化一團天地不能遠其後又 賜朱子大全一帙 年譜

仁宗嘗內賜朱子大全先生研朱點節讀之不輟敘述 本集

嘗於朱子大全中得大學講義止論誠意章以上者以其脉絡透澈義理粹白進講經筵大足以感發人主之意表而出之手寫一通將以貽後會元監司混見而嘉之用刊于全州府 行狀

先生少有經世志釋褐之時全安老斥退而全文敬李文元諸賢稍稍彙征似有陽復之漸然戚里相軋時事顧有可憂者先生獨深念而明知之遂以親年益高懇乞歸養而去退溪李先生以詩送之 年譜

在玉果時柳公希春以諫官罷歸海南賫示孝經刊誤得之欣然親自摹寫跋其端貫其義以鋟于梓梁子澂所錄

先生在玉果時漂到華人仰見先生風儀題詩曰蒲鞭掛壁春長在夜犬無聲月掩扉其為上國之士所歆慕如此叙述

仁宗元年乙巳五月以金麟厚為修撰麟厚幼稱神童長博學天文地理醫藥卜筮律呂度數尤精於性理及入春坊　上與語大悅恩遇日隆或親至直廬從容問難　上素多藝不欲表見於人而獨於麟厚

賜墨竹畫以示意至是以　詔使製述官送事還仍請歸覲時議咸欲留之以補新化而麟厚竟以親病辭歸國朝寶鑑

詔使張承憲来弔　國恤朝廷啓以先生為製述官逐赴　台時　仁廟新即位中外想望太平咸欲留先生輔導經幄而先生已不無神於知幾者矣不欲仍留聞值　仁廟不安節先生請同參議藥院以非其職非之至是以親病固請還任年譜。按還任在四月

上仁宗有不安節金麟厚請同參議藥院以非其職非之麟厚至發聲扣脳以請之又請　上移御他

宮以調養 公私見聞

先生聞 昇遐之報失聲踊擗如不欲生殆發心疾
頃絶乃甦遂謝病歸家屏棄人事不復為仕進之計
年譜

先生自乙巳以後每於夏秋交節廢書止客悒悒不
樂未嘗步出門外至七月初一日 孝陵諱辰持酒
入家南卯山中一飲一哭號慟竟夕而返終身如是
未嘗或廢 上全

全河西麟厚字厚之嘗以玉堂魚春坊特被 中仁
二聖恩遇 仁廟在東宮時至臨直廬問難手寫墨

竹賜之　中廟末年乞養為玉果縣監聞　仁廟暴薨即棄官歸長城遂稱蹇濕不出户庭　明廟以弘文校理徵之應召登途於行路載數石酒路傍村店有竹有花輒下馬引酌十許日所行纔數日程及酒盡秖疾不行終其身不仕常以六月晦日至七月之終痛飲沈醉一切不省人事遇　孝陵諱日輒入山谷中慟哭竟夕而返蓋有至痛於　仁廟上賓之日而為難言也庚申正月卒年五十一遺命勿用玉果以後官爵　寄齋雜記

嘉靖庚申二月六日傳于李重慶曰金麟孚處致賻

事傅教麟孚蚤有詩名詩文甚高登庚子科後以弘文館修撰便養授玉果縣監乙巳冬以病棄官退居長城縣朝廷前後除拜皆不就其為學主程朱之教研窮性理之原心存禮法痛自刻責然務為豁晦平居不自表異人視之若無繩檢者吟詩飲酒而已其第專主祭祀正寢左右夾室為男女齋所一依朱子遺制既成有少不如意者則屢改性寡言然後進有請教者諄諄以義理為說庚申正月卒年五十一

敘述　龜巖集

金河西五歲能綴文筆法亦奇人稱神童中嘉靖庚

子第以修撰除玉果縣監　中仁二聖繼陟謝病歸田里不復出　明廟一嘗以校理召之不就東閣雜記

明廟時辭箋曰哭勳華之未幾失怙恃而無及在陋巷不改其樂縱未窺顏子之明心處江湖而憂其君竊庶幾宋臣之大節文集

上箋後　上教曰箋辭至為懇切然誰無宿疾事君大義亦不可恝調理上來先生又極陳疾病艱苦之狀終不膺命年譜　明宗癸丑拜校理時

河西先生金麟厚湖南人也年十八九來京師時七夕試士泮宮容齋李荇為大提學賦以七夕為題河

西入二上格為魁容齋奇之曰以為人與辭俱玉但遐鄉弱冠人文章早詣如許頗疑其假手他人俾居之泮宮出七題以試之其中益賦盈虛賦是也至今為東人傳誦及登朝歷敭惡姦人擢權棄官而歸欽述於于野談

公未第時在泮宮病廩將革人不敢顧柳希春為館官惜其人舁置其寓晝夜救視卒得更起及柳希春竄北就別曰君遠謫妻子無所依弱子吾當取以為婿君無念焉柳子景濂不才且年歲與其女不稱而竟取之燃藜述

先生自幼立志甚高不為世俗學謂人皆可以為堯舜而自勵焉其教人亦未嘗不以聖賢為期嘗有詩示門人曰天地中間有二人仲尼元氣紫陽真潛心勿向他歧惑慰此摧頹一病身其不敢安於小成而必欲求至於其極者如此 敘述

詩曰天地中間有二人仲尼元氣紫陽真潛心勿向他歧惑慰此摧頹一病身先生蓋以書契以來群聖立極而及其衰也無孔子則羣聖之道不傳孔子以後羣賢繼統而及其晦也無朱子則孔子之道不明此孔朱二夫子之事業功烈所以巍炳乎天地之間

而羣聖羣賢無得以尚之故發諸詞詩以啓後學先生識趣範圍此詩可見其槩云 年譜

時花潭以心學為一時所宗嘗有讀周易詩曰坎离藏用有形先到得流行道始傳羲畫略摸真底象周經且說影中天研從物上方知化搜自源頭始破玄書不盡言外意仲尼非獨絶常編先生見其詩曰聖人之言即天地之道也不可謂之影遂次其韻曰渾然全體有生先大化流行物共傳羲畫推移明變化周經剖析驗人天工夫盡處方知妙體認深時更覺玄立象繫辭言意盡憶曾將聖絶常編又有一詩

曰次第工夫有後先孔門曾說孰先傳真知不外常行地下學無非上達天未信聖人言的〻翻愁學者惑玄〻本源徑造精微處末弊其如廢簡編盖花潭之啓導學者有不屑下學頓悟捷徑之慮故先生深憂之乃步其韻以訂之 叙述

先生於太極圖說西銘等書積累玩索讀至千遍至是著篇建圖又書示學者曰濂溪之圖說道理精微文簡意足張子之銘規模廣濶不泛不漏若天資大段高明則先從太極上用工不然則且理會西銘以及乎太極太極德性之本領西銘學問之綱紀要之

終不可偏廢云云圖與說見逸不傳於世 年譜

時高峰歷訪李一齋恒論太極畫說一齋以太極陰陽為一物高峯非之終日卞難不能歸一至是高峰来拜先生以卞難得失奉質先生以高峰為得竟日講論而罷 上全

一齋抵書高峰極論太極陰陽一物之意送於先生要傳於高峰先生見其書仍與一齋小柬其略曰遺奇君之柬不敢議為蓋理氣混合盈天地之間者無不自其中出而無不各具不可謂太極之離乎陰陽也然道器之分不能無界限則太極陰陽恐不可謂

一物也朱子曰太極之乘陰陽如人之乘馬則決不可以人為馬也云云 上仝

時高峰退處于鄉每詣先生討論義理而深起退溪四端七情理氣互發之說来質于先生先生為之剖析論辨極其通透精密高峰所得於先生者如此故及先生没後高峰與退溪講論四七互發之非多述先生之意以下之殆數萬言世所傳退高四七往復書是也 上仝

羅整庵名欽順其所著困知記曰道心性也人心情也至精之體不可見故曰微至變之用不可測故曰

危盧穌齋守模力主其說以為道心寂然不動人心感而遂通云云先生深非之曰聖人所謂人心道心蓋其指動處而言云云先生殁後退溪高峰皆宗先生之說力攻盧說而先生全論逸而不傳 上全

先生與人言都是一團和氣及其醉後題詩便豪氣發越每見遠近朋親請受折簡則不計文分淺深隨情寫給見之者或多不悅之色亦有所不憚此亦可謂有仁者氣像也 敬述

孝陵禮陟之日金河西麟厚竟夕愀然無所依薄寄有詩曰君年將向立我年欲三紀新歡未渠央一別

如弦矢我心不可轉世事東流水盛年失偕老目惛衰髮齒泯〻幾春秋至今猶未死柏舟在中河南山薇作止却羨周王妃生離歌卷耳本集○詩題即有所思蓋托意

吊申生辭曰人有不能已之至情兮斬伐銷鑠而靡亡世並舉而好蔽兮世子奚為其獨彰般紛〻其離此郵兮莫愛親之故也專惟君而無他兮迷不知罷之路也遭時勢之不祥兮固宜離羣而贅疣祭吾母不得吾父兮曷人情之所虞讒又不由於他人兮勤世子之號泣于使子指六月以為正兮君之心又不可傷使子行乎他國兮豈有無父之方世子心予忖

度兮蓋可哀而恕之人謂章不慈之名兮彼獨何心而不思昔舜之大杖走兮非大孝其孰容無所逃而待烹兮吾亦不滿其為恭顧聖人之秉筆兮曷為縱釋而莫窮苟志仁則無惡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後世以順親為過兮徒苟免而違天復有亂賊之接迹兮彼將謂子為非孝紛逋誅而爭篡兮言余心之皎皎夫孰察子之中情兮但視天兮茫乁思蹇產之不釋兮獨千載而彷徨 本集

效邑叟平戎子歌用其韻并序曰麟孚於 中宗庚子秋登第辛丑春以權知承文院副正字 賜暇讀

書堂其冬拜弘文館正字癸卯夏累遷至博士兼
世子侍講院說書六月甲午直在院陞副修撰為二
親老病乞養蒙恩調玉果縣監越明年甲辰冬十一
月　中宗昇遐乙巳秋七月繼有　孝陵之喪是月
家有季女方十三歲得疾已一期遂不能救以死冬
十月麟厚病垂絶僅蘇因以去職丁未春有老叟邕
平自誦戎子歌三章效杜陵文山體有曰歌正悲歌
孔悲歌罔極曰老眼雙淚盈一作霑裙衫曰欲從遠遊
天地窄曰號泣旻天〻無聲感而效之作此仍用其
韻其歌曰

聖主龍飛四十春民祝壽富而多男中華文物太平辰一時風雲傳美談居然倚玉濫恩寵分寸未效終多慙嗚呼一歌兮歌罔極病眼雙淚霑裙衫春坊又帶侍講官一朔經旬於厦屋　兩宮恩渥謬稠疊賜醞分珍羞素食迎詔門前白儀仗甫後重驚違舜日嗚呼二歌兮增激烈欲從遠遊天地窄乙巳春　帝遣太監及行人張承憲　賜謚于中宗余適有　命至京師　仁宗方出餞張天使于慕華館衛仗輿馬縞素一色拜起觀瞻益哀愴罔極

有女有女神骨清心閒氣靜端已誠芳蘭已茁壁無瑕毀瘞空山春不榮致汝無辜一至此百年慙

痛傷中情嗚呼三歌兮歌亦悲歸泣冥天兮無聲

本集

嘗讀離騷經悵然題詩曰青楓江上未招魂白日何時得照冤荷蓋水車消息斷夕陽揮淚洒乾坤又訓門人至宋秦檜殺岳飛事掩卷垂涕題詩曰楚辭前歲喟憑心宋史今朝淚滿衿異代忠邪那繫我自然相感謾悲吟遂痛飲以罷又李至男學楚辭於先生未終篇乃吟一絶云蘭猗玉粟稱家庭竹外窮簷講楚經馳騁不須風雅末周詩三百儘和平悲咽不自勝未得卒業時丁未戊申間也

燃藜述本集合録

插梅瓶中飲其下梁子澂曰先生無乃玩物耶趙希文曰甫非知先生者口占曰玩物非天性令杯即寄慷先生曰趙知我矣曰梅花燈下飲如醉又如俳 年譜 名臣錄

公嘗得句暎山紅暎斜陽棗久未覓對一日李後白至語及之乃曰生地黃生細雨中公然之 燃藜述

前三日戊辰先生氣不平進藥物謂家人曰来日上元敬脩牲酒令子女行奠于祠堂已巳先生扶病夙興整冠危坐以候祭祀之頃因命吾死後勿書乙巳以後官爵翌日庚午疾革正席脩肢而歿 年譜

金慕齋一見歸為小友朴訥齋謂人曰自古奇童無令終者惟此人當令終也人皆謂其有知人之鑑 敘述

先生所交游皆一世知名之士方以道義相尚乙巳丙午之間 仁廟東宮舊僚竄逐誅殺殆無虛日先生時雖在外而人甚危之畧終不及此彌遠佗胄不能下手處 敘述

乙巳之亂知幾而作者金河西一人卓乎不可及已

山中獨言

成守琛成運皆隱而不出李滉退居禮安徐敬德遯

于花潭金麟孚書植李恒之幽棲遠遁莫非乙巳之禍有以激之也 重峯集

金河西麟孚生有異質甫為神童釋褐登朝有大節乙巳之禍將作求補外除玉果縣監遂不仕終身於田野間公歿數年公之隣人名世億者病死一日絶而復甦因語其子曰氣絶之時有若為人所押詣一大衙門館宇深邃吏卒驌闐世億趨跪前進堂上坐一宰相見世億詢其来由呼而言曰今年非甫限也甫誤来耳我即甫之隣人金某也書一紙以授曰世億其名字大年排雲遥叫紫微仙七旬七後重相見

歸去人間莫浪傳世億者不解文字而能傳之世億果七十七而死云 山中獨言

先生天稟純粹氣質高明脳次洒落微辭奥理不學而能自悟階級不差規模甚正深得洙泗瀛洛之脉遭時不幸退遁山林一退之後若得其所油然自樂稱以病廢杜門每於春秋花月良辰美景輒攜五六童冠徜徉於疎林之下嘯咏歌詩尚談古昔有知命樂天之志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之趣及其歸也一室淒寂默然靜坐瞑目深涵衆理之奥蘊了了乎脳中至被發問則開顔討論春風和氣自見於談笑

之間高峰微言之繹栗谷大節之正信知言矣 吳希吉錄

覺得黃霧二十年間唯金厚之出處甚高大臣落於

宸聽宜褒奬以樹風聲 栗谷集

金河西經學精透而大節儒然 沙溪語錄

河西人稟甚高問學文章皆超然自得早年退休屢

徵不起鄉里薰其德而善良者甚多梁松川應昌氣

蓋一世見公則不覺屈服敬承警欬不敢出一言嘆

嗟彌日曰厚之令之顏子也 敬述

鄭松江澈出入金河西之門慕其為人稱道大節出

處之正後世不可及云 沙溪語錄

竊聞前輩長者論乙巳名賢莫不以河西為稱首蓋以河西見幾於急流中不俟終日而得為元祐完人也學問文章既迥出當世而翰墨餘枝又得顏柳遺法足見稟於天者全恨不並生一時接風塵而聆緒論九原可作徵公吾誰與歸 象村集

高峰嘗就謁先生鄭澹亦從之及還高峰問曰河西如何鄭答曰似非塵世上人物也氣像有三代之風矣高峰稱善觀云厥後鄭謂余 吳希吉河西門人 曰河西面貌世間不見其相似者嘗見君臣圖像李太白面采惟恰似也言之釐々不已 敘述

鄭松江澈少時嘗就謁先生見先生眼如曙星精采
射人風神洒[illegible]不覺膝之自屈歸語家人嘆曰如吾
師高峰真是超出等夷然若比於河西則如炭翁云
甫 敘述

冰壺秋月玉色金聲士林稱以河西先生 遯齋集

萬曆辛亥尹月汀送人欲見余 吳希吉 一造焉叙慷從
容仍語及河西先生起而言曰叔獻生時每稱河西
出處之正無與倫比云 敘述

公少受業於金河西之門公既受其提誨觀感者深
平生景慕以為其出處大節雖退陶莫及云公嘗與

河西聯句河西曰秋霄低薄暮別意醉中生公曰前
路嵚嶇甚相思多少情 松江集

同春宋先生病中命其孫炳遠書高山仰止四字揭
之壁上曰尤翁可以當此又書一條清氷四字揭之
壁上曰此先輩欽尚河西栗谷語而今世未見如此
人 同春堂集

鄭林塘惟吉賜暇讀書于東湖與李退溪滉金河西
麟厚同薦一時推為冠冕 清陰集

文定之世金河西麟厚安鈍庵舶林石川億齡優遊
外服時人謂之湖南三高 牛山集

東方無出處獨有湛齋翁年七月日痛哭萬山中

鄭松江詩

嗚呼先生清水芙蓉之德之純吾無間然出為瑞世之麟入為輝山之玉謂先生出處之宜者是餘事耳古則不知海東千載唯吾先生 鄭松江祭文

金河西贊咏朱子曰天地中間有二人仲尼元氣紫陽真之一字下得最好又曰確哉言乎其不可以改評矣 三淵集

顯廟在 春宮時 孝廟嘗諭之曰人臣有似奸而實忠者有似忠而實奸者當察其秉心之如何耳

文定大妃在東朝而　仁宗有不安鄧金麟厚請同參議藥二房以非其職拒之麟厚至發聲扣脳以請之又請　仁宗移御他宮以調養之觀其事則似出於離間母子罪不容誅而人莫不服其誠忠光海時仁穆大妃在上而鄭造尹訒請光海移御他所其跡與麟厚彷彿而其心則逈也　仁宗惟以不見不是處為心而麟厚不顧一身利害急於保護　聖躬至以議藥移御為請光海有猜忌之心無誠孝之行而造訒乃請移御激動君心以為固寵媒爵之計此所以跡同而心異者也　公私聞見錄

玉果淳昌長城皆建院　顯宗朝賜額筆巖書院賜祭贈吏判謚文靖道德博文寬樂令終　正宗朝致祭加贈領相改謚文正道德博文以正服人又致祭陞配　文廟命改刊文集年譜

有一箇人自廢其身而宇宙以為棟樑日月免夫晦蒙其跡逾泯而其名逾傳然而人莫知其所以然也能言之士亦不能以一辭賛其幽沕之妙者曰故河西金先生諱麟厚字厚之也先生〻於正德庚午七月十九日自能食能言出語作句動驚四座嘉靖庚子以進士登第時　仁宗大王毓德春宮　中宗大

王專委輔導之任　仁廟深知先生道德學問之懿誠心敬禮召對頻仍先生亦以為潛龍之德度越千古異日唐虞之治必臻無起除遇日益昭融期待日益隆重　仁廟既德成聞著臣民顒望則世之期望於先生者可知也　仁廟三朝之孝益盡於異顏之毋后中外以是益知其孝德克臻乎舜文之域而先生涵養薰陶之效亦不可誣矣戊申辰　中廟上賓仁廟即位皆以大猷是程望於先生而先生不無神於知幾者矣雖初服之庇倚切至而先生觀變玩占感之於進退之際矣乙巳先生粹聞　仁廟奄棄臣

民號擗屢絶如不欲生每於　仁廟諱辰往入深山痛哭而歸　明廟即位　文定垂簾屢有除拜召旨懃懇而一切辭以疾病庚申正月以疾卒于正寢享年五十有一矣盖既歿而諸門人裒稡平日著述為全集不幸燼于回祿如西銘事天圖周易觀象篇世無伏生之口誦者故仍不見於世惜哉今詩文若干卷則文谷相公所游心致力而印行於世即古所謂焦尾者也其論說理致之文頗見於李文純公小說證訂禮書之語編入於金文元公輯錄悉皆精深粹白顛撲不破要非後世註家之所及也竊惟易大傳

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人以藐然之身而能與天地並立而為三者以其有仁義也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今先生之義既盡乎君臣則其盡仁乎父子可知而大綱立矣然大綱既立而萬目不舉則道非其道矣先生於經傳史集無不究極置水不漏其行於家則儀章度數一毫不敢放過而至其講論乎庶則以為道之大體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乎天而至論其用則入於至小而無內必須無費隱包細大而不遺然後王道備矣嗚呼先生可謂豪傑之才而

見道分明者歟如使　仁廟聖壽無疆而先生展布抱負則其範圍天地之化可庶幾矣皇天不佑竟為志士之永歎可勝痛哉或疑先生晚歲沈冥之托有非聖賢之規余謂泰伯之裸以為飾不害為至德而箕子之佯狂為奴亦為惻怛之仁先生豈無所受而然哉湖南童甫立祠于筆巖而　聖朝宣以恩額崇報之典至此而無遺憾矣今先生之外曾孫李寶之来求遺集之序略書平日所感於心者如此而其詩文之聲病華實有不暇論云　崇禎柔兆攝提格孟夏日恩津宋時烈謹序

正宗御製賜祭文曰予為斯文揭大一統書必尊朱
願則學孔天地二人先生有詩允矣文正百世可師
於戲　孝陵讌落君臣敖傳漢葛公實其人蓮燭臨
筵畫竹在抱世方期公天德王道空山七月楚騷一
闋云誰之思淚盡繼血飄然墨綬鴻去冥冥高風宇
宙大倫日星良史持書君子尚論觀乎所立可推其
存圃老摩倡靜翁丕闡斯道中否不墜如綫公起南
州傑然人豪道淑寒暄德隣退陶早奮絶學高處獨
見晚益精孰表裡微顯雅言則禮從事於敬一部曾
傳平生本領天心霽月座上春風萬理一原觸目圓

融顏瓢點瑟周圖張銘乃集厥成會統考亭群儒說
夢正義棼汨認道為器求中未發一言抵掌炳若龜
燭文成四七盖公先覺雲水刼寒谷蘭香歇韋編舊
稿惜矣今佚華陽有碣筆巖有祠曷云崇報知德者
稀曠數百載獨契予心天運往復若待于今萬古宣
尼普天苾芬四聖十哲陞配咸秩如公及門優入升
堂儒林定評昭代闕章乃諏吉辰陽復之月躋之聖
廡五賢之列三百州郡環海以東從與享之一視頖
宮迺贈渙誥迺新節惠文藻故宅亦祀以世振古殷
禮夙昔大義隆師闡學　孝陵志事宮墻彌崇俎豆

孔滁子揭大統有辭千億 本集

權撥

權撥字仲虛安東人弼冲齋戊戌生丙辰生負丁卯文科己卯為禮叅庚辰奪告身歸安東田里癸巳召還官至右贊成乙巳罷削丁未付處求禮移泰川又移朔州戊申卒年七十一贈左議政忠定公 燃藜述

退溪撰行狀曰公諱撥字仲虛安東人高麗侍中幸之後世為著姓高祖諱孚監務曾祖諱啓經橫城縣監祖諱琨龍驤衛副護軍護軍生諱士彬成均生員是為公皇考妣坡平尹氏司宰監主簿瑭之女公生於成化戊戌十一月日自在髫齔岐嶷異凡兒其文

義風達占聯屬對語輒驚人稍長文譽蔚然丙辰中
進士弘治甲子燕山試舉人公策得中既拆彌考官
始覺卷中有處字　啓請去之先是燕山怒中官金
處善直諫而殺之命中外文字不得用處善字故也
正德丙寅　中宗即位明年丁卯公登第補承文院
副正字薦為藝文館檢閱戊辰由待教薦為承文院
注書庚午陞弘文館副修撰知製教司諫院正言禮
曹佐郎癸酉自弘文館副校理陞司憲府持平兵曹
正郎復為持平政府奴鄭莫介者上變告辛允武朴
永文謀逆授堂上階時公將辭去覲親與同僚議當

啓奪及還朝知其議中寢詰關駁諸僚乃　啓曰鄭莫介已知永文允武之謀則當無留即發而累日乃告不伏其辜幸矣至授重加請奪其職　上從之時論快之甲戌為吏曹正郎俄以事送西復戶曹正郎以親老求為永川郡守丁丑陞朝奉大夫十月以司憲掌令召還轉議政府舍人復掌令戊寅以成均司成階通政拜承政院右副承旨無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當公在成均一日有流矢中大成殿棟上　上命館官啓下獄公亦在其中適　上親御政特有政院之命政畢吏曹判書李長坤前　啓曰權榿為

承旨甚合物情累轉至左承旨九月儒生　殿講畢公進曰今日　殿講論仁之莫大於繼絶世因論魯山燕山不可不立後與右承旨金正國同辭極論曰恭順公芳蕃昭悼公芳碩俱無嗣　世宗大王命以廣平大君璵為恭順公後以錦城大君瑜為昭悼公後至今頌　世宗仁親之厚昔周武王立武庚以存商祀我國家設棠義殿使不絶祭祀武王之於商我國之於燕猶不忍絶祀況魯山　祖宗懿親燕山　殿下至親亦君臨一時雖無道獲戾於　宗廟而永絶不祀甚損　殿下之仁請無留難時衆議紛紜竟

未舉行十一月為都承旨兼藝文直提學都承旨例
為內醫院提調公　啓曰承旨朴英通醫藥請以醫
提授英固辭不居己卯二月陞嘉善大夫禮曹參判
四月同知中樞府事六月出為三陟府使公見時事
多故深以為憂為諸公力言之諸公不能從求外補
以去十二月北門之禍作猶以公為其黨罷歸田里
者十有五年至嘉靖癸巳夏　中廟命收敘除密陽
府使乙未丁外憂丁酉服闋拜漢城府左尹戊戌出
為慶尚道觀察使陛辭　上敎曰嶺南巨藩近因年
荒流亡相繼卿其務措安集之方公　啓曰臣庶竭

駑鈍死而後已然為治之本在朝廷朝廷之本在人
君一心近来奢侈成風中外皆然災異不息　上若
崇尚節儉遠方亦自承化幾年不能為之害書曰四
海困窮天祿永終可不戒哉未幾以事連還同知中
樞轉刑曹參判兼五衛都摠府副摠管累遷兵曹參
判六月陞嘉憲大夫漢城府判尹七月遷知樞以改
宗系奏請使赴京庚子正月還判尹兼同知春秋館
事二月奉勅回勅曰甫國數以宗系来奏　祖宗俱
有明旨但高皇帝祖訓萬世不刊他日續纂宜拜録
甫辭可無遺慮於是賞加正憲大夫賜土田臧獲公

愬辭不允四月知春秋館兼世子右賓客辛丑歷議政府左參贊禮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餘如故壬寅　世宗皇帝有宮婢之變朝廷議遣使陳慰公於經席進曰天子以萬乘之尊四海之主一朝不虞之禍出於賤御凡為人君秒忽不戒危禍所繫　殿下勿以上國之事而尋常之恒加省念辭甚觸犯同列皆縮頸而退甲辰兼知　經筵俄復左參贊乙巳春有海舶樹旗幟過全羅界水使梁允義遣兵討殺事聞廷議慮其為上國漂流船將拿推允義擅殺之故時二南頗有邊釁公急詣　闕啓曰邊境不可須臾

空鎮今拿推允義其間脫有警急誰可責任不如出
他將交代後拿推　仁廟留難憲府　啓權撥憂慮
國事待明来　啓而言正中軍機請即　俞允從之
五月陞崇政大夫議政府右贊成兼判義禁府事知　經
筵事七月丽　仁廟昇遐　明宗幼冲以三公及公
為院相更直政院參斷機務　命下公瞿然曰以我
當此任如蚊負山奈國事何八月李芑鄭順朋許磁
林百齡詣政院將　啓柳灌尹任柳仁淑等罪公與
之議不合俄而　文定王后御忠順堂召六卿以上
入議公　啓曰物論臣不得聞前日大小尹之說不

知何自而出也然往者　睿宗無嗣月山當次　貞熹王后越次而援立　成宗年甫十三矣猶終始帖然無事況今　主上乃　仁廟嫡弟既已正位豈復有他慮乎且今王子君無結黨大臣無執權誰敢有陰邪之心尹任若有邪心死且無惜臣意竊謂方此初政務得人心每事當以大公至正行之　中宗之始大臣不能善導以李顆為友盧永孫取堂上自是告褻者多　中宗後乃知其故盡放逐坐人一國咸服而人心定此今日之所當戒也是日尹任遠竄權遁相仁淑罷翌日轉公為兵曹判書于時獻納白仁

傑擊臺諫不能論執密 旨命下仁傑于禁獄鞫治
加任竄絶島二柳付處公復獨詣 闕書啓曰自
先朝未上天累降大災近又大風連雨蒙昧臣恐天
意或有所感而然甚可畏也且幼主即位未幾遠竄
大臣人皆莫測其端又囚諫官誰敢冒死而進言乎
臣夜不能寐知死敢 啓尹任雖被重罪固不足惜
臣切以 王大妃於 嗣王有母之道若因此憂傷
不豫豈不為大累哉飛言自古有之古之明君不以
此罪人柳灌素有腹病於朝堂每倚屏壁而坐既無
子息不敢辭退為國而然也柳仁淑得上氣證今已

有年此等老病儒生位極人臣豈有他心今若遠行得病而死人皆曰國殺之也願 上平心察之廣問群下情罪相稱則人心可鎮天變可弭矣又移書尹元衡舉吾不西行大禍不止之語以責之會林百岭許磁皆 啓請於尹任罪目中去 宗社二字順朋因是激怒乃上疏極言三人罪復於忠順堂引對公即謝罪徑退於是三人皆以逆誅論功行賞公亦賜推誠衛社弘濟保翼功臣號吉原君已而順朋等啓權橃與臣等論議不同請削勳十月丙司 啓罷皆依允時都下洶懼女壻洪仁壽自外奔走来謁則公

對書言色如平日少頃見人有來唁者然後始知其罷也丙午瑾諫再論奪告身丁未秋副提學鄭彥慤告良才驛壁無名謗言因以大加罪乙巳人公初命求禮縣付處俄移配泰川縣押官到門公怡然就道謂鄉黨來訣者曰　天恩罔極矣進士琴元貞執公手不覺哭失聲公笑曰吾以子為大丈夫矣何至是耶死生禍福天也其如天何寄書于子東輔曰昔范忠宣年七十有萬里之行汝父之罪甚寬典也且吾負　恩至此死即薄葬可也行至用安驛有禁府郎指安東星馳而來一行驚倒歸哭公正色叱之至

則移配朔州矣至碧蹄驛李晦齋彦迪配江界亦到
公戲曰李貳相權貳相一時之行何赫赫也咫尺不
相見而行至謫之明年戊申春感疾枕卧猶不去書
授小兒千字文無少差衆人不知其殆矣卒享年七
十一其年歸葬于陶谷之某山某原至　明宗末勞
去奸穢國是稍變丁卯　今上嗣服克追　先志凡
乙巳以後庶竟群枉以次昭雪十二月慶尚道觀察
使朴啓賢狀　啓檄忠義風節如此請與李彦迪俱
賜追奬　上覽而嘉歎令大臣議處議謂二人亦學
而行燁然可稱允合追奬用光　繼述使士氣益振

儒道增重戊辰春　贈公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
府左議政兼領　經筵春秋館事公丰姿偉度風神
秀朗器局峻整性儉素不喜為華靡事位至通顯而
自奉蕭然若寒士公子東輔為陵參奉騎馬充肥公
怒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汝甫
得末官瘠人肥畜如此敢望濟人乎會公當扈駕
斥此馬借騎於人雅好讀書雖直省在公亦未嘗廢
忘或遇聖賢言行切要處必拈子侄開示及覆教告
每曰為學須為己科舉特末事耳晚節尤好自警編
近思錄不去懷袖間　中宗壽台宰執宴後苑賞花

命各盡歡醉扶携而出有內小臣拾得近思小冊不知為誰某　上曰落自權檄矣　命還之公外氏於貞顯王后為近親　宸眷異他而公益自謹避凡宰相聯內屬者朝京回必有私献公獨否曰非所敢也公平居和氣薰然雖庸人賤隸遇待以恩厚閨門之內不嚴而畏莫敢有交閒者婢嘗奉盤而仆羹汚公衣公不形嗔恚坐溪亭有人乘馬過前隱身而避之鄉人有為本府教官者來謁公道撾吏人府使聞而數之官惶遽紿應曰非我也乃權令公也府使曰捶吏濟私權相亦甭乎恚言不置公終不辨其弘量如

此及至臨利害遇事變義形于色直前擔當勇決如
貢商當其再啓事也通夜草啓辭趁早將趁朝家人
子壻更扱梳泣諫輒麾去之至　關申公先溪相遇
并行問知公意愕然固止之公不聽詣院相李公彦
迪坐招汪書柳景深使書啓辭李公視草本亦驚曰
勢已至此言之徒惹起不測耳矣盡抹去其危言
處公却坐抱膝長嘻曰刪沒如此不如不為之愈也
公與鄭順朋分深鄭初告尹任時病甚移告數月是
日始出公迎謂曰令公亦何以来乎鄭色沮事定後
詔人曰函類即日當了吾聞權其之言不覺汗背不

復有言而歇後李文仲處事不猛以致多日騷擾尹思翼為人疎縩公累責之引對日思翼　啓曰　大行王大漸時臣語權橃曰宜急迎大君入內橃不答矣公但　啓云有大臣在非臣所能擅斷退詣賓廳許公磁瞠視尹曰公欲捉權公何耶當危疑時權公以大義力贊大計權公赤心朝廷所共知安有他意尹面赤無以荅初公為吏郎時朴公說為判書見公来至握手相歡飲或怪問之曰不見其人儀度乎異日當為大器宋圭庵麟壽論當世人物云權公宰相中真宰相也陰崖李公耔痛已卯之禍嘗書小錄曰

趙孝直當中興之運感不世之遇知無不言言無不
從庶復先王之治然後来諸賢年少氣銳改紘無漸
觸冒險阻物情大乖公與申大用權仲虛等調劑兩
間冀不至敗闕而新舊甚之以至今日斯豈人謀之
不臧哉云然則公之在己卯中可謂善處者矣若夫
乙巳之禍公嘗救至再皆在於鄭磏未上之前三人
罪狀未有的指而目之以閔 宗社之名是其根連
株逮搢紳蘿粉豈止於竄黜三人而已哉此公之所
大惧其他則不知也故獨能奮然出萬死犯雷霆以
爭之設使彼時諸人皆以公之心為心其舉措之間

一意於為國紓難而無他心則於罪之有無輕重得之無失而處之合宜無罪者不至如是之靡爛而俱焚矣由是而論先事而捄人其變未定於空雲忘身而犯難其義實凜於秋霜鄭文翼公光弼嘗稱公有死難不可奪之節其言詎不信然也哉然而當時秉國者既以公為不知而固以為大罪凡三遷謫所必置之窮邊極惡之地若可以已矣其忿猶不怠戊申二月乃以公及李公彥迪請處重典更進強聒其說萬端尚幸　簾中堅拒不從嘻於斯時也二公之得以善終豈不以神明扶佑有不昧於厥初至于今日

二公之特蒙奬典又豈非上天施報果大定於既久者耶公配某郡某氏某官某之女有二子長即東輔典牲署直長次東美造紙署別坐皆進士一女壻即別坐洪仁壽也滉以中表後生久蒙提掖之厚於公立朝大節孟心識之叙次行事諮諸方来義無可辭今因直長之屬粗具始末如右以竢當世立言之君子有所考信云隆慶三年六月日滉謹狀 退溪集

戊辰與奉教李希曾金瑛待教尹仁鏡鄭熊檢閱文璀金希壽蘇世良等論啓戊午史局事請追罪李克墩仲雪佔畢齋之究 年譜

戊寅陞左承旨　上御思政殿儒生講畢先生進曰
今日　殿講論仁〻莫大於繼絶世因請　魯山燕
山立後與右承旨金正國同辭極論為三公及禮判
李繼孟所沮
按襄羅州應聚日記己卯間正論稍張經席屢發
修理　魯陵之語　上輒變色權公檄廷爭曰古
今天下事變無常若逢國變臣等為申叔舟乎為
成三問乎上意頗解命修理　年譜
己卯出為三陟府使時　上銳意圖治羣賢滿朝協
力贊襄期興至治而施措濶大更張無漸論議務為

激切不知檢少多處散地潛伺釁隙先生見事機多虞與趙靜庵李陰崖申文節深憂之欲為調劑之計而諸公不能從先生遂求補外將行諸公出餞先生逐行十一月北門之禍作先生初被拿囚竟羅歸上

壬寅天朝有內變宮奚數人潛入禁寢構亂幾至不測事露伏辜朝廷方議遣使陳慰先生於經筵進曰天子以萬乘之尊四海之主一朝不虞之禍出於賤御凡人君抄忽不戒危禍所係伏願 殿下無視上國之事而以為殷鑑惕然警省則 宗社之幸也辭

甚愜直　上不答在列為觸犯於　上皆縮頸講訖而退　上顧謂內侍曰權橃之言允合輔相之責（年譜）

初尹仁鏡柳灌洪彥弼同行院相矣及成服仁鏡等啓言　成廟初多置院相　睿宗初贊成金國光亦為院相請以左贊成李彥迪右贊成權橃並為院相從之（國朝寶鑑）

大臣將啓尹元老累日會議李芑每稱不平出卧他處權橃曰何為使所見不美乎（本集）

乙巳先生疏救柳灌等是日曉冠帶出於廳促駕諸關家人問其故橃以實告之家人極諫不聽將出其

女子挽衣痛哭拂袖而行 年譜

尹任等三人被竄事將亟測權掇院相念 先朝付托之重期以一死報國達夜憂憤張燈草啓早朝赴闕論救三臣曰自 先朝七年凶荒今年秋雨不止民生可憐自昨大風連雨朦昧小臣之意以為大臣竄逐此國家重事而罪名亦不分明恐或天意亦有所感而然也近者會議人皆不知其由今若以謀危宗社罪之則乃人臣極罪名不可不明也幼主即位未逾月遠竄受遺大臣人心不測其端又因諫官人必畏言而不敢有所論啓也尹任雖被重罪固不足

惜窃料　王大妃若因此憂傷廢膳而生病則豈非
嗣王之累哉　王大妃於　嗣王有母道焉尤不可
不思也飛言自古有之古之明君不以此罪人柳灌
素有腹病朝歇則暮重来于朝堂帝依屏而又無子
息不敢呈辭扶病力行者是為國而然也柳仁淑又
得上氣症此等老病儒生位極人臣豈有他心雖有
逆心分明定罪然後可以鎮安人心今若遠行路中
得病而致死則人皆曰國殺之也伏願自　上平心
察之廣問群下情罪相稱則人心可鎮天變可弭矣

初本有　大妃一婦人　殿下六尺之孤寧逐
先朝大臣而其罪不為分明恐天意震怒未必不
由於此且尹任若懷二心則何不於入侍五六日
而當此天位已定後敢生他計乎等語朝野僉載
大行王傳位時任則處事正灌則有功多有如此
仲叔之語為李彦迪所止削去野史之流乙巳靖難錄又見本集
檄詣政院、相李彦迪見其啓草驚曰勢已至此言
之徒惹起不測甫遂舉筆盡抹去其危言處檄却坐
長嘻曰刪沒至此不如不為之為愈朝野僉載
上答曰此事孰不知之且引災變反以加罪為非予

甚寒心災變若出於罪後則猶可說此災之出已久矣恐有奸人而然　世宗朝昭憲后父亦被重罪若有罪則不可以至親貸之朝廷若此國事尤誤予心

寒喬 僉載

移尹元衡書曰古人云吾不西行大禍不止　國有大事此豈公高卧時耶願公力疾強起與朝廷一心扶顚持危自古未有國破而家不亡者也時元衡在告不出而陰構此禍故先生移書冀其或緩禍機本集

權橃於乙巳之變為兵曹判書柳灌仁淑等初被竄

謫檄抗言竄逐大臣而非其罪辭甚切直彦迪以院相在政院見檄啓草驚曰若如此則尤挑禍階乃抹去其言辭之尤直者檄抱膝而嘆曰如此抹去則寧可不啓彦迪曰直言挑禍無益於國卒改藁以啓猶被 文定之怒檄被謫而卒

謹按觀人先取其大節然後可議其細行也權李二公平日行檢權固不及於李而臨難抗節則李讓於權或者以為李優於權吾不信也 經筵日記

先生配丹州李灘叟出別路在握手歔欷先生曰死生禍福天也其於天何 年譜

宣祖丁卯復先生爵秩戊辰　贈左相辛未謚忠定
戊子建院于古宅西山外辛卯以光國勳加　贈領
相賜一等錄券與陰厓李耔並不祧　顯宗庚子
賜額三溪書院遣官致祭　年譜
宣廟削勳　傳旨當初權撥謂任以外舅之親傳
位之際處事甚正云則撥謀國重臣忠直無隱豈私
護一人發此言乎　朝野記聞
太常議曰稟專醇美德備剛柔風神秀朗儀度峻嶷
甫免黃悼已成蒼蔚學務為己造次不廢而充養有
本誠深格君夙夜匪懈而輔導盡責和顏接物休〻

然有容正色立朝凜〻乎難犯同儕服弘偉之器後學欽儉約之操己卯變作調劑見稱於有識乙巳禍慘伸救屢及於無罪貞心非禍福可移素節豈夷險或貳觸忌諱而直斥班列縮頸際危疑而正論權奸汙背嗚呼事君之忠行己之正求之古人亦豈易得國運不幸邪黨共擠徒抱葵懇卒殯荒狼豈非天歟良可痛也謹按謚法事君盡節曰忠純行不爽曰定

謚議尹根壽行　本集

雪戊午亘己卯而鎮乙巳凡遇三禍變而三立大節卒至無悔求諸中國吾東實鮮覯焉然先生死而公

論定士氣伸彝倫以正邦國賴之 文集序洪汝河撰

蓋先生被削於昏季色舉於己卯乃所以全先生之身養先生之氣而發之於乙巳樹風教於萬世延國脉於無疆者也非天孰使之 上全

先生喬桐未已擢第旋被削不甫惡知不遂批鱗而速禍哉 上全

方乙巳羣凶逞威叱嚇益烈於己卯而先生怡然談笑而當之目不見刀鋸鼎鑊為何物使奸孽氣死色沮羞愧內服然卒乃擯先生遐裔以死噫先生每遇一禍變輒出一奇變逾鉅則所出逾奇 上全

文定垂簾而尹任等竊時公為院相首言寘僭事人皆知言不可用而徒惹禍無益而身為國之重臣當國之大患有犯無隱職也其責難陳善可謂盡矣記言雜載

孟先生之學本乎春秋李先庭序

許穆以先生文字簡嚴有春秋之法嗚呼豈獨文乎哉上仝

少時性多躁急晚年養成寬和氣像雖急遽之際不動聲氣一日侍婢奉盤而退誤仆于地翼染公衣公若不見也年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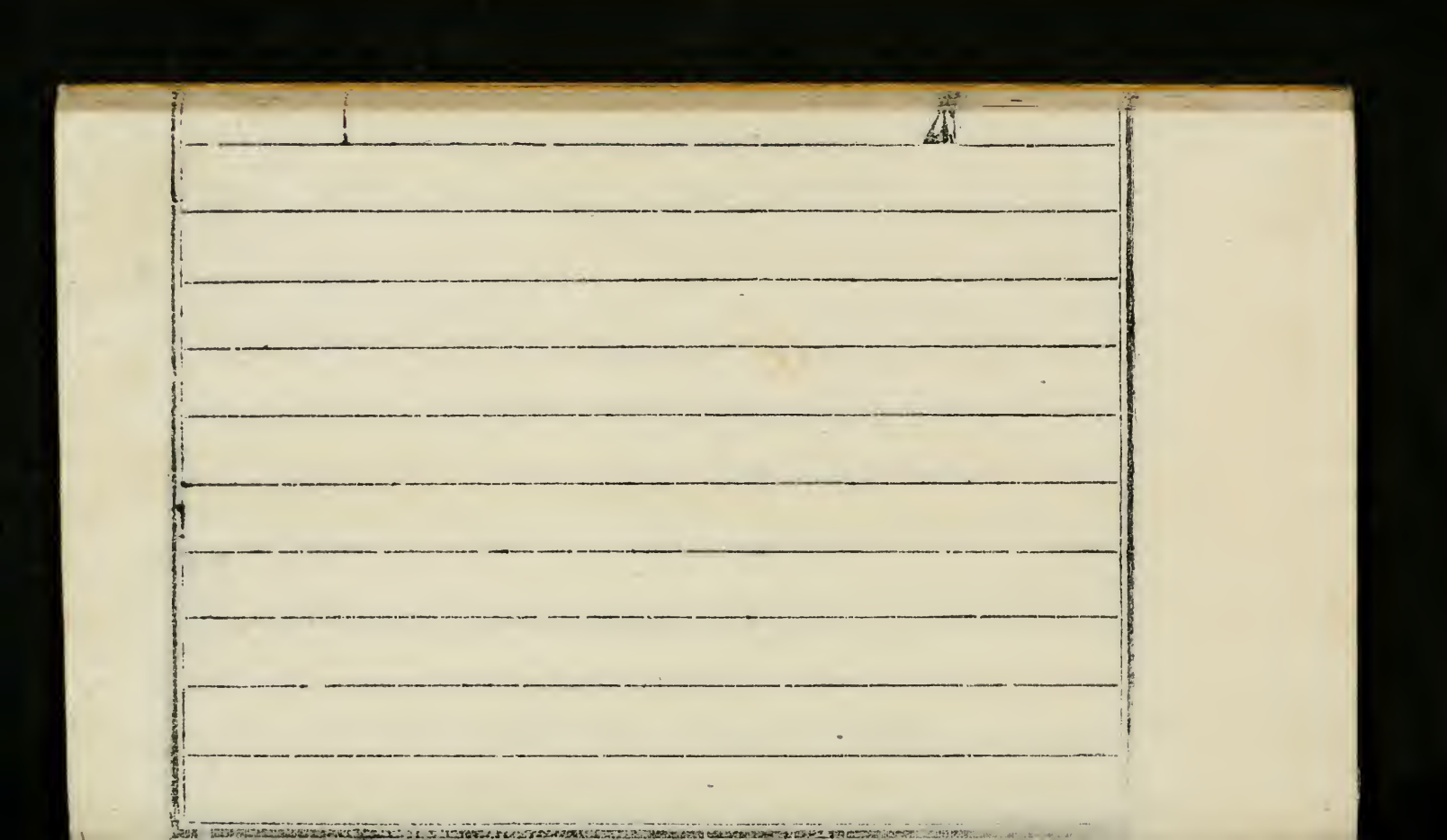
隆慶丁卯領議政李浚慶等議曰乙巳以後被罪之人畧叙人物實跡於名下且錄其時罪名庶幾 聖鑑一覽昭然權撥德行純粹忠誠俱至爾卅遠竄云云 上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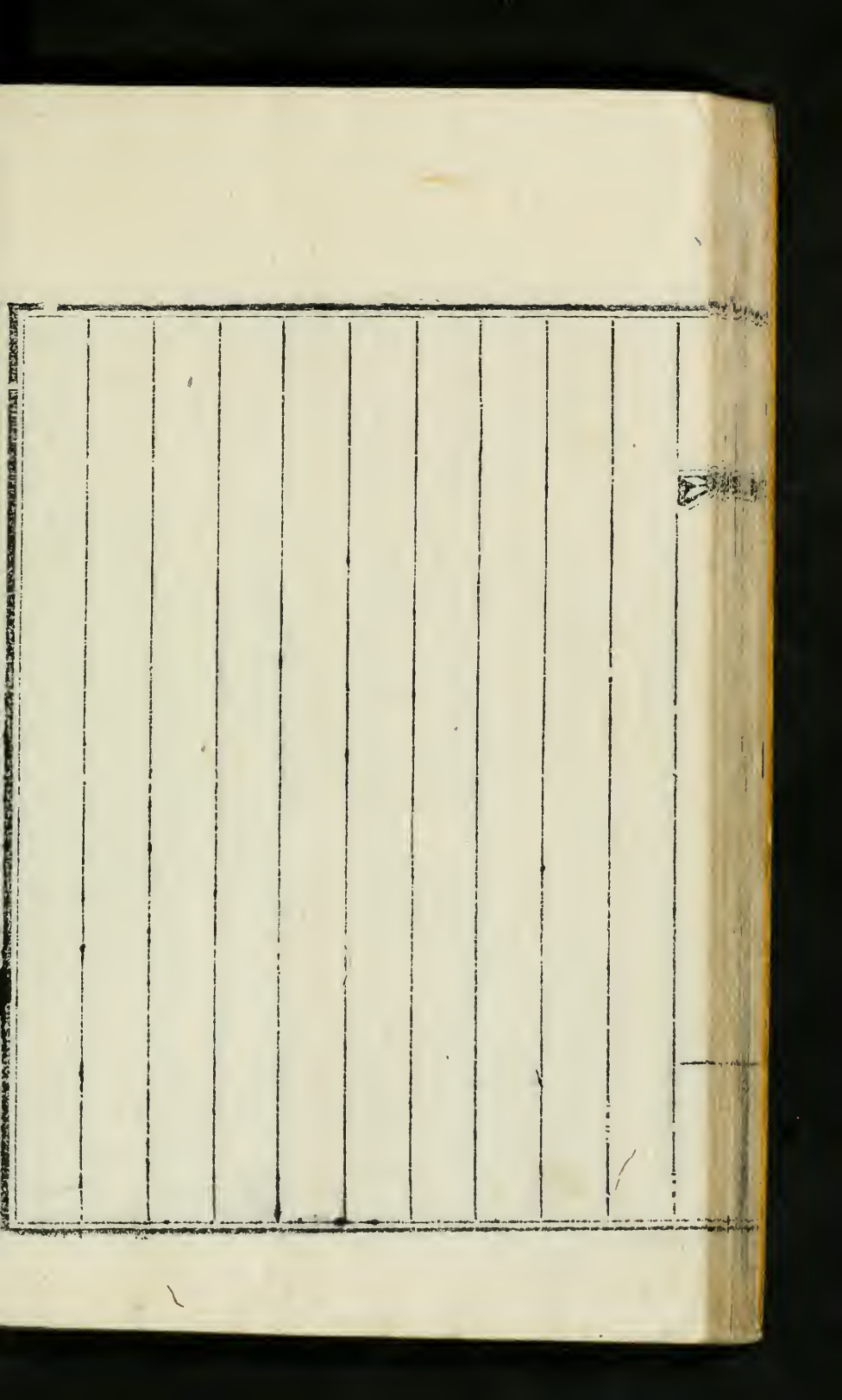
萬曆辛丑鄭琢祭公院祠文曰公之平生大節之表表可紀者則我退溪先生所撰行狀備言之矣後生何用贅辭祇舉所聞一二大者而言之粤昔嘉靖年間歲在乙巳國運中否朝家多事當此之時設使元聖當之亦無如之何也而乃能獨立敢言終始不渝一心徇國死生以之者非公而誰與且其忠順堂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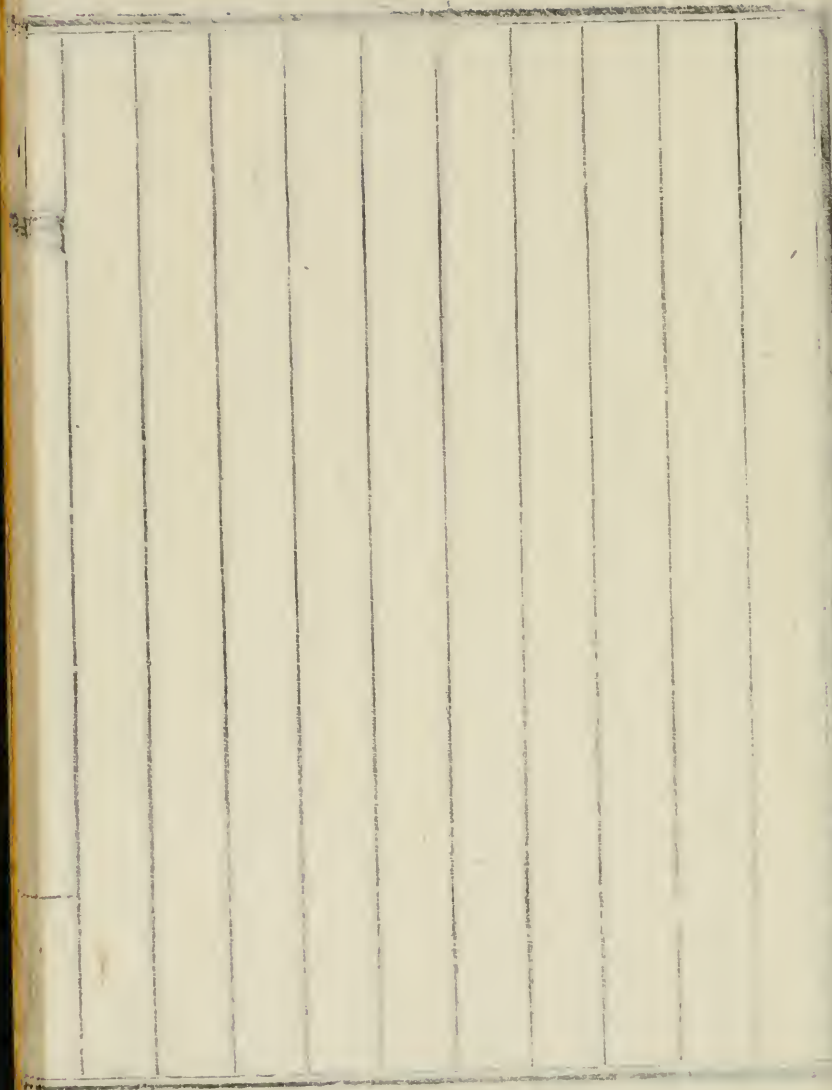
事之日一段忠義可質神明至今聞之使人凜然猶有生氣當其鄭疏將入三人罪名未發之時苟非公出萬死犯雷霆營救至再則其所以根連株逮搢紳靡粉不測之禍未必不發於朝夕豈非公之一心殫誠周旋之力耶厥功非細世莫得以知者及其被譴出城也行至碧蹄與晦齋李先生相遇諸路乃於咫尺不得相見辭氣不變一如常時乃謂之曰李則相權貳相一時之行何赫赫觀此一言則亦足以見君子居易俟命無入而不自得底意思 上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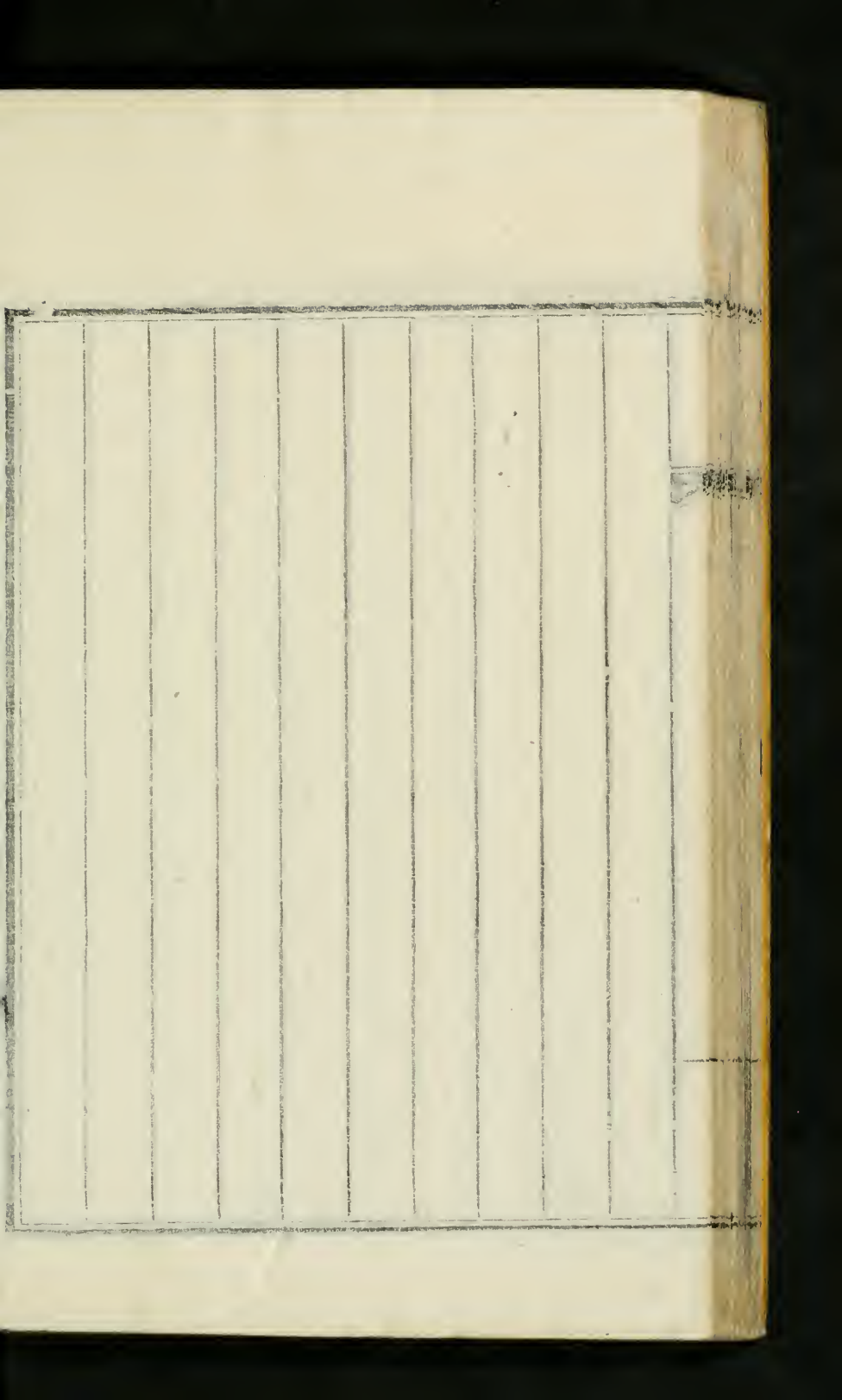
孝宗己亥春生員金啓光等陳疏請額 上俞允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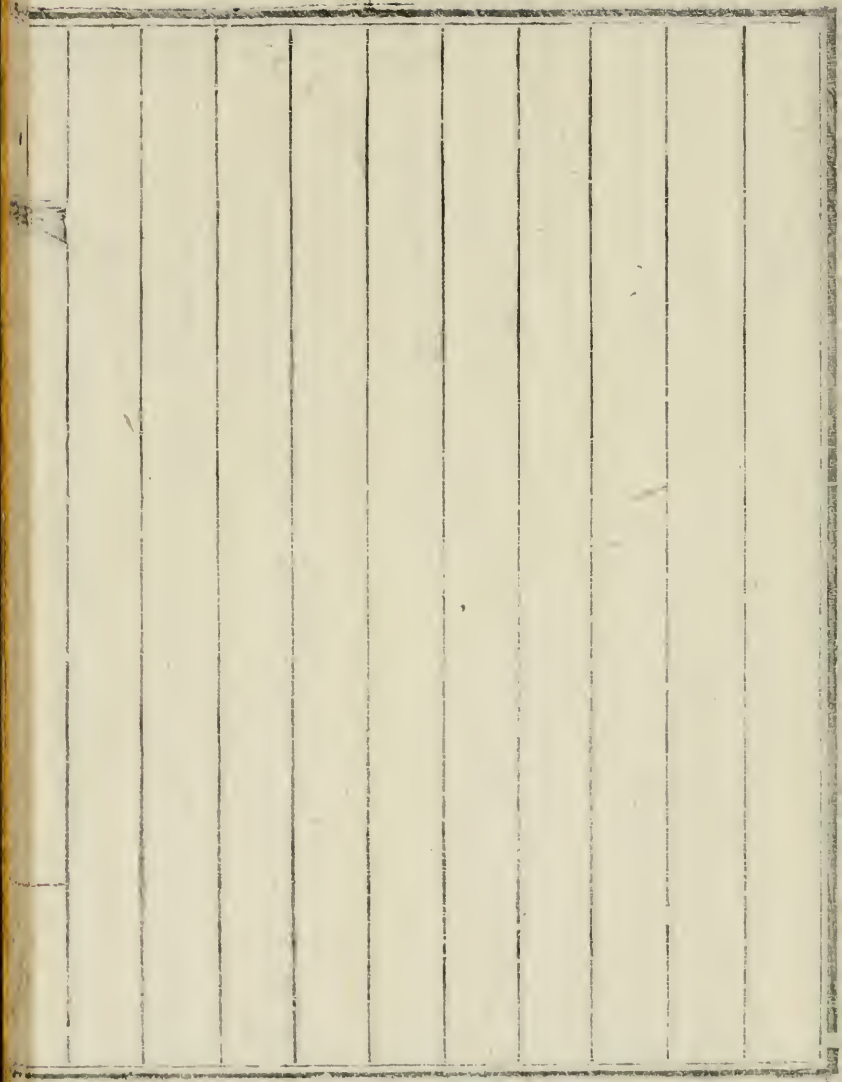
該曹處之禮曹判書尹絳防啓朝議大以為非絳慚
悔請問于大臣領相鄭太和曰權撥事蹟臣未詳知
而乙巳立節最為表著云矣左相沈之源曰既為立
節於乙巳則可知其為人矣吏判宋時烈曰權撥立
朝之初即論鄭莫介誣告之事其乙巳之禍所樹立
甚大至於忠順堂入對之日其氣節卓立不啻若青
天白日先正臣李滉所著行狀及鄭經世所撰碑文
若賜　睿覽則可詳其顛末矣　上乃許之未幾
孝宗上賓未及宣賜　上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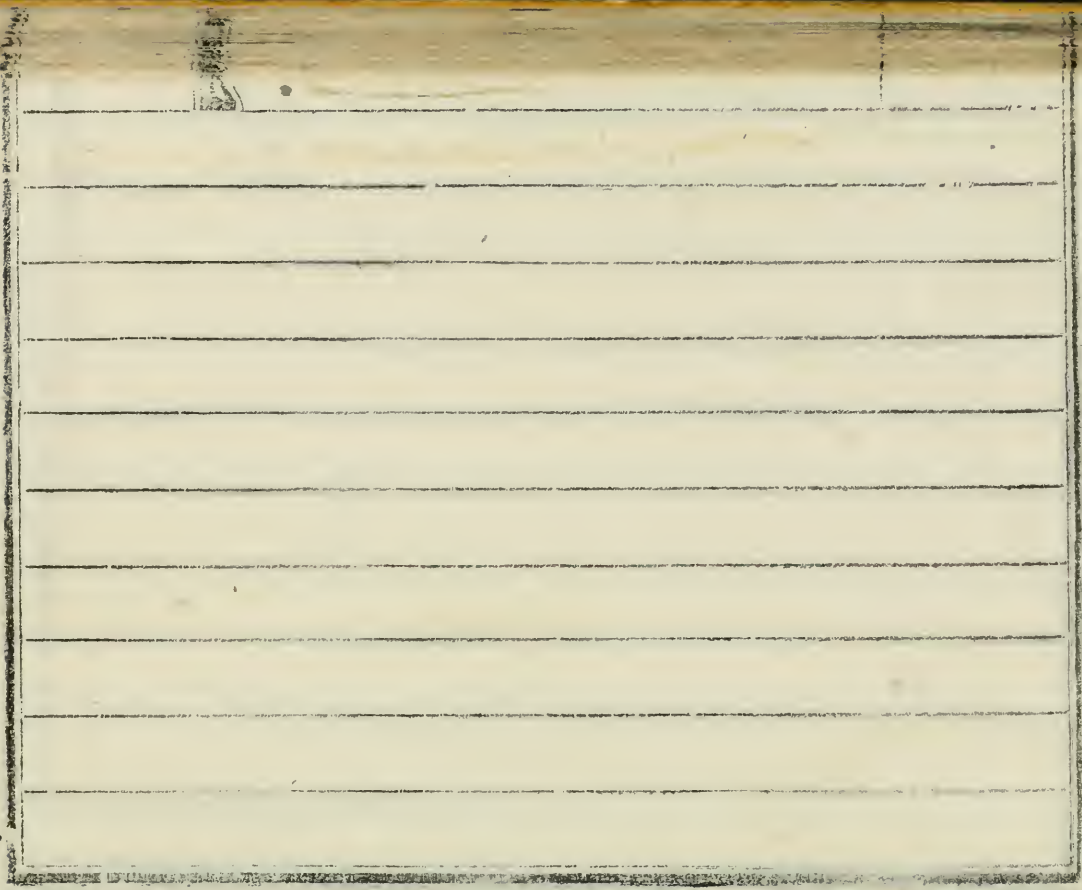












白仁傑

白仁傑字士偉歸休庵開城人移水原弘治丁巳生嘉靖辛卯生員丁酉登第乙巳以獻納獨啓丁未壁書之竄謫安邊辛亥放還退閒二十年至乙丑元衡敗死後歷校理直提學大司諫大司憲官至右參贊己卯卒年八十三 名臣錄

尤庵撰神道碑曰靜庵趙先生以聖賢之學興致澤之治旋遭奇禍其言行之可為世法者乃為世所諱其遺緒幾乎息矣不有親承肯訣篤信守死公誦於衆咻之中使其復明於世者斯文安得有今日乎則休

庵忠肅白公諱仁傑字士傑其人也孟當我　中廟盛際群賢蔚起金公湜以高才遠學長成均公慨然有求道之心每諸生隨例講學之外公獨執經難起必得其義理之正然後乃已尤尊信趙先生委已而師事之就其宅傍搆室以居焉既而北門禍作師友盡殲公慟念悲傷即入金剛山久然後反閒游太學出言制行不改師門舊法衆皆指目文網將加故稍去崖角又為大夫人年高遂取司馬及第時葦斥以趙先生徒擯隸成均館久後始授藝文館檢閱故事政書開政則藝文館一員詣政廳書其得失公以耽

然新進能復其廢執筆往推謹政書甚憚之陞為禮
曹佐郎為養為南平縣監建學擇師以教其人又親
至為正句讀如明道晉城之為均賦薄斂以厚民生
倉厥廨舍廢無不修有以閑節撓法者公一斥之以
治行第一特陞其資以獻納召有忌而譖之者遂仍
舊任竟拜持平轉户曹正郎兼春秋館記注官乙巳
仁廟昇遐 明廟即位 文定大妃下密旨于尹元
衡使亟除 仁廟舅尹任及大臣柳灌柳仁淑等公
時復為獻納主謀者難公使許磁諭公指磁舊要也
磁要說百端公非不聽磁怒曰所以先事委曲者知

有老親也非細故也或曰辭疾可免乎公曰臨事辭難吾不為也翌日臺諫齋舍議多從公事不得發於是鄭順朋李芑林百岭許磁徑詣闕請罪三人時李晦齋彦迪為院相亦不敢救公將與同列爭之同列縮頸無敢應者公乃獨啓曰國家事當出於光明正大今罪此三人而不廷議不列罪名后弟奉密旨行事何以示後世且使奸人暗地構嫡以陷所惡其流之害何可勝言元衡承內旨以肆其惡大司憲閔齊仁聞有內旨伺候諸宰家有同傳令軍卒請皆抵罪又駁兩司失其言責　文定大怒下公于吏曰任

等謀危　宗社此公託公護賊事將叵測時北窓鄭
公礦順明子也牽裾以諫曰白公忠直今若見殺父
將得罪萬世順明乃疏曰白某不知國家重事徒言
密旨之非愚妄之發不必深罪　文定由是怒霽只
遞官歸坡州於是柳尹三人皆以逆論死越三年丁
未鄭彥慤以良才壁書告變因加罪乙巳人或死或
流公遂配安邊未幾大夫人沒公以不得奔喪號擗
倍常越五年有大赦放還田里公素貧至是生理益
蕭然固晏如也先是己酉有奸人又上變乙巳餘人
鮮有免者公亦不以為意客至觴酒歌呼談論自若

人不見其愁居慵處之容也每夜必誦太極圖說程
朱諸書未嘗不在左右居廿餘年元衡敗死公議稍
長公叙復歷四官為楸州牧使為民興利去弊纖悉
無遺民立石頌之　宣廟即位務求賢俊公甚負朝
野之望數月之間自弘文校理歷直提學陞承旨移
吏曹參議大司諫時　仁順王后垂簾公進曰　嗣
君不至幼冲女主不可以久聽國政　仁順不悅然
亦未幾　撤簾公為　上進劄言古昔聖王先正厥
心以立其本堯舜所謂精一執中即其事也　殿下
體此而能建其極則羣下莫不精白一心丕應徯志

矣　殿下生長閭闥此商王舊芳於外知小人之依者誠能終始典學遜志時敏則心與理一政學相成矣又曰所謂敬者所以成始成終者也　殿下念茲在茲動靜勿失則所謂篤恭而天下平者可馴致也又曰吾東方道學自鄭夢周金宏弼始有淵源趙光祖以傑出之才闡程朱之學循蹈規矩非禮不動大礪名節興起斯文二帝三王之盛庶幾復見而衆貞肆其鬼蜮竟致究死朝野之痛久而彌深謂宜推奬真儒贈以高官美謚從祀　文廟則天理可明人心可正道德可一而風俗可淳矣遞授工曹參議旋復

前職　上議祭私親公以繼統之義雖嚴而私恩不
可盡絶今遣祭官以伸至情無不可者言者以為非
是駁還公復為工曹參議轉大司成公因遂退歸
上思公風節屢以兵曹參知大司諫召皆固辭俄特
陞嘉善拜大司憲公三辭　下手札曰君子生世致
君堯舜垂名竹帛可也卿忠誠貫日月節義凌氷霜
宜速赴召公遂趍朝未幾還屢拜同樞兵工曹參判
兼　經筵義禁府事復長憲府者再蒋以天旱上疏
曰昔漢臣有言天災不痛於肌膚震食不損於　聖
體故蔑三光之譴輕上天之怒此言真今日藥石也

願　殿下惕然自省痛洗弊習進　上貢物量宜減
捐諸色卒隷均其苦歇除一族之侵禁無名之稅可
以利國便民者期於必行則及今猶可為也今既疏
釋幽枉然孰有加於乙巳已酉之冤乎誠願渙發雷
雨其時被罪者悉復其官籍沒之物亟令還給則忠
魂感泣士林興起矣且李滉酷好學問講明性理如
欲畜治非委任斯人則不可又申靜庵從祀之請
上多採用焉廷議又欲削乙巳僞勳柄臣有不欲者
公面責之曰此義不行則公罪不可辭又自兵曹歷
刑曹移大憲忽有飛語公將論朝貴若干朝下喧騰

公曰我心事如青天白日恨不早退即謝歸後人有
上書言白某謀害士林不售而退　上怒曰白某精
忠貫日至欲究治其人居官不受騶直有所得輒以
頒諸親族既退無朝夕之資監司尹公根壽以狀聞
再　命賜以米豆上章謝仍復請以趙先祖從祀
文廟先是公欲請趙先生廟額力疾入京則院生已
陳乞而未獲即還歸特旨陞授叅贊　下書徵再辭
不許遂還朝始至歎曰吾已耄矣思欲復覩　天顏
乃入侍　上勞問甚至公進對數萬言皆治道之要
然耄聵不能十一深自慨歎復欲實封以進覃思苦

索累月乃上大槩前後致灾之由及　上心受病之根又極論東西分黨之弊又言牛溪栗谷西賢道德又極陳靜庵道德學問事功之懿而惜院額之靳末言南北戎蠻形勢請修軍政　上優答更命緝熙以入時輩以所論朋黨者為不利於己兩司交章劾之又嘗以疏本託栗谷李先生修潤言者謂李珥自草疏誘白其以進將文致之公疏言臣文墨不足使珥修潤昔程子代呂公著作應詔封事為富弼草山陵疏臣亦未嘗向人隱其實矣　上釋然慰諭之自是益與時輩相戾嘗命駕往靜庵書院俛仰舊跡徘徊

不忍去悉以其俸賜歸之院庫己卯九月廿九日卒于京第年八十三自病及葬醫問賻祭　恩數有加下教曰賢宰逝矣予極驚痛其冬葬于楊州積石里公為蕭疏曠慷慨有氣節自少志道希賢不求溫飽立朝以後益自淬礪雖遭廢斥不沮不挫至於乙巳之禍冒死抗言直欲以隻手扶持世道表正人紀其孤忠正氣可以撼山岳而摩星斗是以聲名洋溢乎一世士論翕然歸之其草啓時柳公希春為之吐舌曰壯哉小人之異已者亦歎服羞愧嗚呼此豈勢利之所能移威武之所能屈哉餘人少經風霜無不摧

折公履險愈多厲志彌苦其忠君許國之心白首不
渝因事獻言必極其意而後已未年上章身已屬疾
而思慮積苦不得少休子姪交諫皆亦退之其心如
水必東不可止遏蓋聞靜庵當朝其畢義願忠之誠
如此云公早孤事母夫人必順其意事兄如嚴父燕
山昏虐毀撤民家公八歲出見中使周旋應對中使
異之其家得不毀母夫人貧甚達夜執女紅公侍坐
終夜必待母夫人就枕然後乃寢母夫人憐之每齠
燈假寐公既睡乃起一日書九容九思於座右潛心
靜坐居三月同輩見之曰君容貌辭氣大異於前及

事真儒而得聞大道之要則所見益高所養益正利害欣戚一無所入於其心晚而德器成就則寬和坦夷不設畛域人與之處洞見肺腑聞人之善至誠稱慕橫逆之來受而不較雖卑少者苟言其過則必喜聞而亟改之平居無所嗜好服食麤疎凝塵滿室而亦不掃也惟性理之學既老猶眈晝誦夜思有得則輒識之同志來見則欣然講討窮晝夜不倦真所謂勉焉學之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歟蓋公於靜庵先生誠服而心醉沒身景仰雖不知盡得其全體然以其相近者自成一家見諸行事而以詔後生則其功真

不少矣若使天相斯文士禍不作使公得竭其才於師門則其所成就豈止於此而強盛之年不使坎壈鬱窮以展其蘊則其事業又豈可量也嗚呼惜哉

宣廟嘗褒公以廉謹　仁祖朝追賜易名之典牛溪先生嘗曰休庵他日當得勤學好問之文世無公議其言不行識者恨之南平士民為立祠宇　賜額曰蓬山坡山人亦俎豆于栗谷院廟之傍公水原人上祖景臣為高麗侍中曾祖效參持平祖思粹忝校考益堅王子師傅以公貴皆有追爵妣丹陽禹氏司直從敭女公初娶平澤林氏生一男曰惟恭早夭繼配

順興安氏萬户璿女文成公裕後也婦德甚修教諸子常以忌流勇退為戒生二男惟恒縣令惟咸承旨主簿趙堪安守基進士辛世英義寧監亂祖縣監任穡其五女壻也惟恒二男五女男曰孝民縣監悌民生員婿曰僉正金期遠李詳崔興雲柳信朋李誣惟咸五男一女男曰海民善民縣監信民都事賢民僉知憲民婿金興祿趙堪一男一女男殼道僉正婿成文濬縣監安守基一男一女男鍵婿李景震辛世英無後義寧監一男一女男李春英僉正壻趙大宏任穡一女壻李重基縣令孝民男奉事弘命僉知弘性

弘中郡守弘一悌民男佐郎弘祐參奉弘績吾民男
弘望弘基弘猷信民男弘規弘憲賢民男弘濟弘胤
弘源至今四五世内外子孫多不能盡録而其外裔
之顯者令趙鎰佐郎錢僉正成樂僉知稷李時材同
知李行健右議政行遠參判李時楷時楳通政申恂
監司李萬雄掌令鄭始成郡守始大縣令趙逢源正
言崔商翼始公與聽松成公為同門友牛溪先生事
公甚謹嘗記公始末以為狀今弘一弘祐將樹墓隧
之碑要余書其事余惟公盛德大業非後生末學所
可形容謹取牛溪之狀節録如右而又繫之銘曰

箕條邈焉文獘言堙真儒勃興道宏學醇孰承其緒
偉哉休庵如在程門楊氏于南麟死魯郊慟纒鱣堂
閟彼空谷我佩潔芳理有伸屈乃進　王庭元祐餘
踪羈旅孤惸衆流靡〻一柱亭〻時當辰巳　二聖
繼陟小人究凶君子為肉厖臣舊鄉口緘手縮公奮
其忠賁育莫奪流離困欲我心彌白　宣廟之初寤
寐豪英起公于廢日加　恩榮暮年壯心匪石誰轉
事喜乖張卒莫我展惟有師門九死可忘高山景行
江漢秋陽尋其賸馥發其餘光斯文不絕繄誰之功
真源既導百川其東曷徵其信有覺坡翁我作銘辭

以告無窮豈敢作之坡翁是宗 尤庵集

仁廟之初立也士林興起臺諫欲啓雪己卯之寃其啓辭有曰己卯之士無非正直之人白仁傑時為持平請抹其辭同僚或有怒變色者曰此言何以可抹仁傑曰君上不可以一毫欺也己卯固多賢士豈盡正直之人乎薦舉科革罷後復負冊袱入科場者亦正直之人乎此指金明胤也後仁傑見明胤曰公是千百億化身人以為的論 石潭日記

順朋等面對罪尹任等後獻納白仁傑獨啓曰自上政事雖微細之事當光明正大今者尹任事當議于

院相處之而內降密旨于尹元衡使數三宰相直啓以定其罪定罪則是而其所以罪之者大失事體後日奸細之徒必因此端而得志況罪人必正名定罪然後國人皆曰某人以某事被某罪也尹任等三人之罪只曰遠竄罷職遞差而無傳旨辭緣亦非國家法典之常也尹元衡受旨之初當防啓曰如此秘密之事使他人處之恐有後弊況以至親承順為之弊將難救云則上無處事之失下無貽弊之患而遽自相通于宰相使國家大事不得出於光明正大請推考閔齊仁金光準以尹任論啓事議于臣等臣等以

為國有大臣六卿此事不出於此乃出於密旨不正甚矣齊仁亦以為然遂不論啓此則可矣而元衡之失面對時不啓亦為非矣況閔齊仁以憲府長官聞密旨之下奔走宰相之家有同傳令軍卒是雖出於為上慰勞之心基諫之體則掃如矣執義宋希奎司諫朴光佑等與臣所啓之意相同而不即決啓徒煩辭避未免逡巡之跡非所以盡言責者齊仁以下請並遞答曰密旨事於宗社切迫不得已之事也啓意與朝廷議處因命招六卿以上　傳曰白仁傑假托以正庇護逆賊使深憂國事者不得自安先罷囚禁

府推問大治宋希奎以下並罷職尹仁鏡等回啓崔諫以言得罪則士氣摧沮請恕其愚妄不允仁傑原情入啓後因兩司啓命勿推放送 石潭日記

獻納草啓時正言柳希春見而吐舌曰壯哉翰林趙璞書諸策曰白某有漢廷汲黯之風閔齊仁讀至傳令軍卒之語曰誠確論也 潛谷撰碑

白四宰仁傑嘗受業於慕齋及以翰林見罷求為驪州教授嘗往慕齋門下廝後每語乙巳忠順堂面對之事曰晦齋其時只合不參其對而一死而已何忍與李芑輩一時同對乎慕齋若在世則有死而已決

然不恭於其對也 月汀漫筆

仁廟朝自南平縣監入為持平當尹柳之竄以敵納抗章論密旨不正辭甚切直 文定大怒下獄將加重罪侍從臺諫皆以罪言官為非爭之不已只命罷職 上全

公獨啓密旨之非曰夫臺諫者博採衆議處之以光明正大故謂之公論有或不可云〻則非公論也光海癸仁聞有密旨奔走於諸宰家有同傳令軍卒請罷之李尹大怒下公詔獄鞫問鄭順朋記公護己之恩只竄安邊未幾放歸田里 幽憤錄

明廟朝因大赦放還乙丑　文定上昇即命叙用今上初以楊州牧使召拜弘文校理尋擢直提學仁傑尊慕趙靜庵常於榻前啓曰宮中必至今以先祖為賊也　上答曰不然宮中今未聞此言也蓋　文定深惡先祖每於辭令之間必示痛切之意故也壽春雜記

白休庵與許磁為隣交契甚厚許得異味必以分知白貧也密旨初下人心洶洶大憲閔齊仁大諫金光準亦受元衡風旨踪跡詭秘莫保朝夕許請白具朝飯問曰明日輩諫將論啓子有老母將奈何白曰既

許身于君安可顧私許多般誘脅白竟不從許嘆曰明日子必死矣白辭出許執其手曰明日是子為君子我為小人之日也由是觀之小人之為小人小人亦自知矣 涪溪記聞

白休庵以正言拜昌平縣令 似是南平縣監 為老母日設宴逐得不治誚監司崔輔漢黜之崔嘗被劾於白人多言其報復 仁宗國恤崔以挾妓坐廢 明廟即位大赦崔復叙臺諫將論之白敭納不可曰崔之挾妓出於風聞難知其真君子不為已甚何可復錮人於聖世崔遂免崔深憾白之逞舊憾而白坦然不以為

意崔甚德之密旨禍起臺諫異議者多死白首罹于網而得免者崔之力也 楓巖輯話

辛亥 王世子誕生有大赦公蒙宥歸坡 潛谷撰碑

乙丑復叙 宣祖朝叅贊清白吏贈贊成嘗封事請配享趙靜庵于夫子廟庭以厲士氣於是適有大學生等上書言一蠹寒暄靜庵晦齋退溪皆有立言垂訓而靜庵則未也若靜庵之春賦一篇足以觀一元之理氣達萬化於無窮苟非窮理格致之學則能若是乎其立言垂後云者皆收拾前言往行之糟粕非踐實獨得之妙者也論三子修齋之方則晦齋之昵

狎娼妓與靜庵之若將浼已而不近女色孰優孰劣
退溪之獨善其身與靜庵之倡道而人皆感化孰得
孰失至於一蠹有性理之學寒暄有啓迪之功若比
於靜庵之為政一年市井小民事其父母生養以誠
死葬以哀纕麻三年軍卒賤隸亦為居廬祭用木主
墓必立石今北邙阡隴標石羅列者皆非設教而督
責遐邇感化人知為善俗尚孝悌乃自然而為若使
行道數年則習與性成移風易俗彝倫之丕變亦可
想已古之人有行治化者有空言治道者行治化與
言治道雖其功夫有難易致實有遲速其為化行則

一也然以身教人資動感發而速化如靜庵者三代以下有幾人哉又上疏言光祖之賢人無不然而群兇指為曲學詭行其嘉言善行與教化之道將泯滅而無傳焉此臣之所以不敢以從祀再瀆而只陳事功而已幽憤錄　語多缺當考本集

戊辰朝講白仁傑啓曰乙巳搆禍之初許磁拍臣林百齡拍柳希春閔齊仁拍金鸞祥脅臣三人絶不往矣上全

戊辰秋白仁傑歸坡州仁傑學術疏而喜於敢言嘗語人曰奇大升果於自信必誤國事義謙以外戚

安可預政今之士類大抵皆義謙門客外戚之權不可太盛聞者疑有攻擊之意或誤傳仁傑將去奇沈於是士類譁然以仁傑為嫉賢仁傑乃棄官歸 經筵日記

己卯上疏言搢紳間有沈義謙金孝元分黨之說涉於義謙謂之西涉於孝元謂之東駁論薦用無不指為私情臺諫銓官不能措手為士類者雖欲慷慨論劾恐 上疑其相攻擊下疑其斥己今日可用之士皆入東西之目亦不可盡斥東西以空朝廷必須調和使之同寅協恭又言趙光祖功德宜從祀文廟又

言餉遣倫修軍政繕器械論西北山戎南遏海寇之事疏凡數千言　上優答之令政院謄出一本入內倫覽焉　宣廟寶鑑

是時李浚慶權轍洪暹為三公轍暹本以庸才致位惟浚慶稍有時望但才識不足性又高亢無下士受言之量別無建白士論非之浚慶亦不自安與士類不協奇大升發憤棄歸士類惜之仁傑欲調劑語人曰吾欲見　上盡言之聞者恐及致　上起有朋黨力止之洪暹謂仁傑曰我作相何如若有可相者君可勿我仁傑退曰退溪若來則洪暹之位論遞何難

仁傑以忠直自許學力不足精神已衰　上雖寵而
不用士類亦不向或勸引退曰吾感　聖恩未忍決
去　經筵日記
白仁傑老不任事雖在京士大夫不之重仁傑不以
此掛意祿米騶直皆歸之道峰書院命駕往來宿留
以寓景仰之懷至是疾篤　上聞賜醫藥及卒　下
教曰賢宰卒逝予心驚痛弔賻加厚仁傑高邁踈曠
慷慨有氣節卓然志不在溫飽初師趙光祖景仰心
服終始如一自乙巳之難冒萬死抗危言他人莫敢
先直聲振乎一時姦黨亦憚憚不敢肆其忿同時得

罪者竄死相望而仁傑止於中道定配五年而放歸田里雖積年困窮而未嘗挫志晚際登庸雖復岨峿而忠義之心白首不渝因事献替必極其意年踰大耄猶講學矻矻晝思夜索非性命之書不讀處家貧儉服食麁踈凝塵滿席而不屑也　上重其風節終始眷顧不衰　名臣錄　宣祖寶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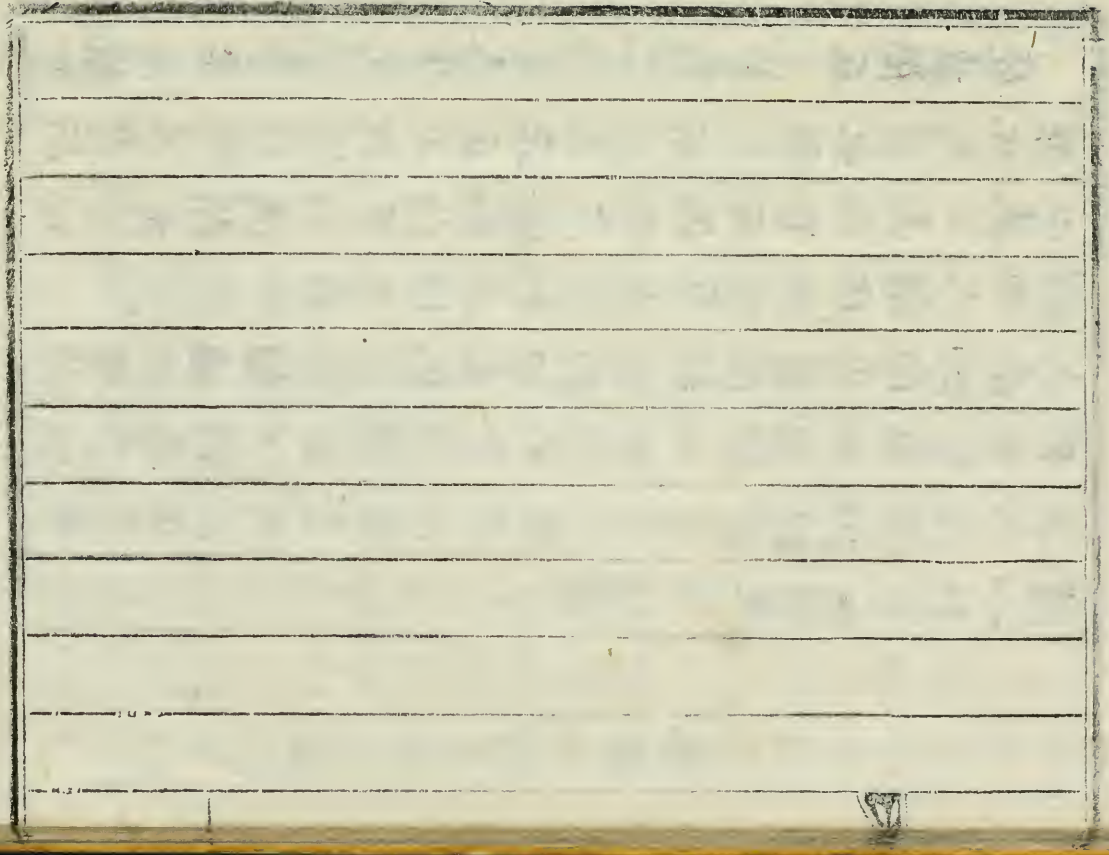
九月資憲大夫知中樞府事白仁傑卒仁傑少從趙光祖學深服其為人及己卯禍作之後雖韜晦不事檢束而其中好善不衰也乙巳之難言密旨之非得罪竄謫者累年朝論漸解還居鄉里今　上朝被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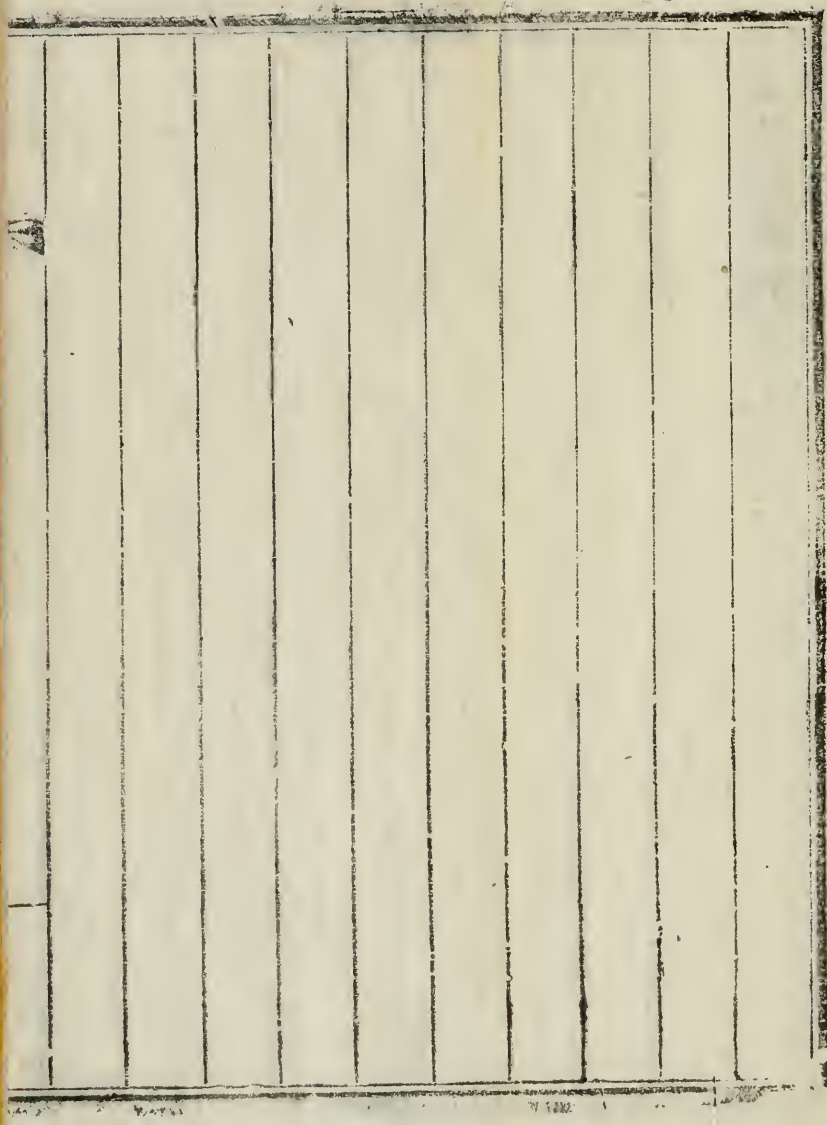
用不久陞亞卿　上每重其氣節眷顧甚優辛未歲被人言歸鄉窮乏京畿觀察使尹根壽啓其狀　上命給食物仁傑上疏謝恩請以趙光祖從祀文廟　上不允仁傑雖不能下學問之功而每與成渾李珥論學雖耄而不廢珥每曰白公之識見雖在八十之年矣、論學不談他事者只此人也仁傑與珥論光祖李滉優劣珥曰論其資稟則靜庵絶勝矣語其造詣則退溪為優仁傑掉頭搖手曰大不是退溪安敢望靜庵乎厥後仁傑薦成渾李珥可大用而珥有輕率之病云人或尤之仁傑曰渠短靜庵擬以退溪之

下吾言云然仁傑憂國之誠至死不變而才非適用只喜慷慨立論而已成渾嘗語人曰白公之才比於圍棋則有時高着可敵國手而有時亂着非可倚恃之才也 經筵日記

公靜庵門人丁酉始登科時葦詆為已卯人物擯屬成均明年授檢閱丁未謫安邊後拜楊州民皆尸祝歌曰白雪之白與君同白心乎仁矣胡不為傑陞大憲時 上下手札曰卿忠誠可以貫日月節義可以凌氷霜及卒鄭松江挽曰孤忠一代無雙士獻納三更獨洛人山岳降精生此老歸天應復作星辰

休庵遭禍在　仁廟乙巳令人生十五歲矣能備知某也正某也邪邪所以害正正所以害於邪其考所以扶正而為邪所仇曰士當為此不為彼聞者凜肰睨動人謂休庵之有女何如孟博之有母（尤庵集白氏墓表）尤庵撰南平書院請額疏曰乙巳之禍雖鴻儒碩輔猶且斂氣縮頭罔知如何而仁傑猶詹不顧身要以度手障塞洪流雷霆之下九死不撓真可謂衆流靡一柱亭亭者也（尤庵集）





乙巳消長録卷之八